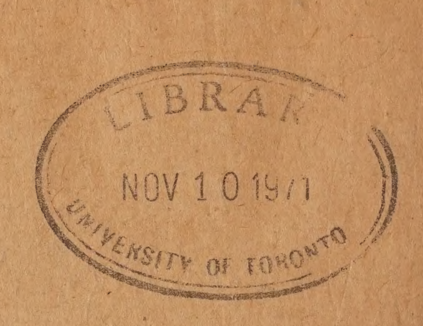

LIBRAR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 義門讀書記 文選 李善注

第一卷 賦

長洲何焯屺瞻

此書於詩賦已總其要賦祖楚詞別有專集故騷列詩後僅標舉大畧郊祀樂府自爲一體事關制作難復限以文章遂從闕如鮑謝採錄不遺陶令獨爲隱逸之宗則具諸本集至於衆製則嬴劉三代聯示椎輪當求諸史集建安以降大同以前衆論之所推服時士之所鑽仰蓋無遺憾焉

班孟堅兩都賦序　此賦蓋因杜篤論都而作篤謂存不忘亡安不忘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蓋以都洛尚非永圖特以葭萌不柔未遑論都國家不忘西都也故特作後賦折以法度前賦兼戒後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包平子兩京之旨也　詞藻不如相如其體製自足冠代

以備制度　卽制爲法度也

以極衆人之所眩曜　謂西都

折以今之法度　謂東都　法度與陋字反對

西都賦　前篇極其眩曜主於諷刺所謂抒下情而通諷諭也後篇折以法度主於揄揚所謂宣上德而盡忠孝也二賦猶雅之正變五詩則兼乎頌體矣若乃能諷斯麗者皆則徒勸斯麗者爲淫祝氏古賦辨體謂先正而後葩詩之所以爲詩先麗而後則此賦之所以爲賦蓋不過尋行數墨之見耳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　陋洛邑

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至則天地之隩區焉　此後篇之所謂保界河山也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應其故

挾灃霸　水經注云霸水古曰玆水秦穆霸世更名玆水

爲霸水以顯霸功然則霸水不當加水旁也按酈此語本
之漢書地里志故霸陵霸橋皆不加水

圖皇基於億載　見後王所當睠顧

故窮泰而極侈　以下應其制　窮泰極侈四字一篇眼
目以下皆發明此句所以極其眩曜也

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　總不出乎眩曜

蓋以强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收此一段有勢有
力

封畿之內至號爲近蜀　此敘畿內之沃飫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至惟所息宴　此後篇之所謂矜
夸館室也

隋侯明月　宋本作隨爲是史記雖本有隋字但此處宋
本及後漢書皆作隨不獨隋文帝始去辵也

又有天祿石渠至校理秘文　當日處文士於禁中以便

咨訪不專奄寺也

提建章而連外屬　俞犀月云此特以建章言之以見武宣之盛按俞說非也此特言建章猶後宮特言昭陽但以眩耀西都曩日所有耳故下文卽言臺言樓言地以繼之建章是武帝所作亦與宣帝無與也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　以上極言宮闕之侈至此則及武事

因玆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得此二句非盤游非黷武

招白鷴　鷴後漢書作閑注云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今以揄文竿句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

國藉十世之基至各得其所　此等語非孟堅不能下

東都賦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　功有橫討有逆

皆言其不得已後漢書注引逆取順守之說非是一作攻

討

往者王莽作逆至乃致命乎聖皇　氣質雄健

體元立制　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

以居正按如體元字乃杜注用班語不當引後注前

更造夫婦至人倫寔始　法度

至于永平之際至總八方而爲之極　以下言永平修禮

崇樂巡狩之事

正予樂　五臣本作雅非是當依王厚齋說改正

躬覽萬國之有無至總八方而爲極　復覽萬國之有無

然後修治京邑營立宮室

於是皇城之內至諒合乎靈囿　明帝宮室之麗苑沼之

作並合前制

則必臨之以王制至乘輿乃出　鋪陳處皆言其法度

乘時龍　後漢書注云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春駕蒼龍
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李注引易非是
萬樂備百禮暨　收上禮樂
乃申舊章至沈珠於淵　法度
昭節儉至損乘輿之服御　躬行以率之
頌曰盛哉乎斯世　頌字起下五篇之詩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二句　應矜夸館室
識函谷之可關二句　應保界河山　四語應起處子實
秦人
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波瀾富甚
明堂詩　五詩仿封禪文　賦本古詩之流故以頌系之
　明堂即以光武配故不更及建武之治
靈臺詩　明堂辟雍靈臺三詩皆興滅繼絕潤色鴻業之
事後寶鼎白雉二詩則皆衆庶悅豫福應尤盛之事妙在

此詩中爰考休徵以下即上下相銜聯絡血脈仍不離望祲氛觀雲物本事所以自然

張平子西京賦　平子工於換字東京中雜陳衆事亦無卓識蔚宗不載于本傳斯得之矣當時疑其勝孟堅謬妄莫可追也

薛綜注　此注謂出於薛綜疑其假托綜是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耶綜傳有述二京解之語恐亦不謂此賦也又孫叔然始造反切不必遂行于吳

三階重軒鏤檻文槐　注引西都賦及王褒甘泉頌按班張相去未遠如何引以爲注況王叔師更在張後耶

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陖險　觀此嶮與險蓋兩字

仰福帝居　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褔從衣畐聲西京賦云仰福帝居傳寫舛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

福祿之福失之遠矣

於是乘少君之端信二句　端信貞固皆微詞下乃反言也

想升龍於鼎湖　漢武作鼎湖宮於藍田見揚雄羽獵賦注

建元弋　杜牧詩已建元戈收相土應迴翠帽過離宮疑卽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　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一名元戈

虞人掌焉至載獫獨獢　亡友程湘衡云賦京都而獨於遊獵處太詳其體皆自子虛上林來蔽之立言之體要為無當不免承襲之陋耳班賦亦然然筆力壯偉殆不覺也三都則彌甚矣按上賦其靜此賦其動農隙講武既自三代以來漢承秦後東都馴驖用符囿閭是先與乎承襲無

當也

匪唯翫好至寔俟寔儲　帶敘小說疏密相間頓挫卽具其中

是時後宮嬖人至其樂只且　又帶敘作一間

上無逸飛至追恤我後　都爲下篇張本

華嶽峩峩　亦以物象之使若列仙所居也

徒以地沃野豐至馨烈彌茂　諷刺卽在鋪揚之內

東京賦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　此句是作家手段彼云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却說六王皆以奢麗自亡則據雍自強不攻自破

趙建叢臺於後　趙世家無武靈王起叢臺故事漢書鄒陽傳注以爲趙幽王友所建注誤

守位以仁　注綜作人按觀下民志不諒句從薛爲是

萇宏魏舒是廓是極　喪亂補苴可謂是廓是極也乎

經始勿亟至居之者逸　對西京中惟帝王之神麗懼尊
卑之不殊四句
發京倉　京倉二字出此以禁財對舉蓋指京師之倉也
注未明
賚皇寮　皇寮猶言大寮注亦未明
聘丘園之耿潔　注周易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
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賭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
按昌黎隱君子彌明之語出此
爾乃卒歲大儺至罔有不韙　大儺一段對前角觝百戲
言雖戲亦祖宗之舊儀先王之典禮也　西京尚武功好
遠畧故鋪陳角觝東京宦者專權故寓旨於侲童皆有為
言之也
於是陰陽交和至膺多福以安念　此段對前微行
是以論其遷邑易京至則齊德乎黃軒　此稱帝之作為

同於數聖

却走馬以糞車　文子曰夫名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李注偶未及

令公子苟好勦民以婾樂至忽下叛而生憂也　此皆托以諷諫之旨

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此指王侯以下莫不喻參托西京以規切目前也

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　對西京中窮泰肆侈馨烈彌茂

南都賦陪京之南　明人稱金陵爲陪京亦失本義

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　山海經耕父之神見則其國爲敗非佳事也賦家夸飾漫用之耳

章陵鬱以青葱　即所謂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皇祖止焉　皇祖即上所謂考侯思故者也注謂高祖非也

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末句謂天子將復南巡

左太冲三都賦序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　李上交近事會元云唐傳紀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玉樹青葱左思賦中有之或非其語過蓋不知此樹也按上交又誤記此序乃太冲譏子雲語

蜀都賦　逐層倒敘

其間則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注博物志琥珀一名江珠按琥珀江珠似非一物江珠之名於義亦無所取也

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　敘山圖赤斧亦相間之法

指渠口以爲雲門　注鄭康成周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

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惟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按杜詩白帝城中雲出門本此注與今周禮小異

匪葛匪姜疇能是恤　觀此當時亦重姜維

焉獨三川爲世朝市　三川謂魏都曩疑此與吳客言之安得遽及魏事然三都以魏爲主此先逗漏一句乃文章賓主呼應所必然故下文又云諸夏未若兹都也

吳都賦　此擬上林而尤爲纂要　太涉橅擬似有冗長散緩之失然揉其數語便可成一賦如子山枯樹是其徵也

烏闘梁岐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　伏後舜禹

則以爲世濟陽九　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按此一段頗勝諸本未知何據

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　公孫諸葛非徒屬對之

工隱乎漢之亡正得春秋王師敗績于某之意
婺女寄其曜至目龍川而帶垌　四句皆吳都之所包寄
寓指帶四字妙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　二句皆賦家夸飾之詞不可實指
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二句無乃亦玉樹海若之流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支之林　橘柚見經餘甘去疾故離
支不能先焉　餘甘實小核大不至吳中余辛巳夏始獲
嘗其鹽漬者柳子厚與檳榔並言之問之閩人亦不敢多
食也
龍眼橄欖　注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
按此龍眼名價與後人異
重城結隅　注大城中有小城按唐宋吳郡猶有子城至
明初破淮張始廢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　起廟事無所考注孫權

自會稽徙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按不樂徙乃孫皓時事

虞魏之昆　注虞虞文繡魏魏榮按虞魏吳志無傳文繡則仲翔之父也

俞騎騁路　亦非南土所有

指包山以爲期　王逸謂包山在秣陵東湖中李善引周處風土記謂陽羨太湖中有包山按觀下文隨掇幸乎館娃句則包山當從善注

中夏比焉至覩其奇麗也　魏都賦中便不得亦作個語

舜禹游焉至覩其奇麗也　使事當如此

魏都賦劉淵林注　前注云孟陽爲注魏都而今並題淵林何也

鍾虡夾陳　注文昌殿前有鍾虡其銘曰維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虡于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按

魏四年者操爲魏公之四年於漢則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進操爵爲王故設之以備朝會

營客館以周坊 至 起建安而首立　注鄴城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按重客館故舉年號此注可爲故實

讐校篆籀　一人刊誤爲校二人對校爲讐後人嫌讐字易其名爲校對對卽讐也

優賢著於揚歷　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按三國志注云謂揚其歷試也然今盤庚篇中無優賢揚歷之文

傳業禪祚高謝萬邦　上文方敘開基此卽接敘魏晉禪受蓋著其德淺祚促自謂可以比隆舜禹而其實萬萬相遼也

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 至 奚遽不能與之踔武而濟其

風　踳寓不然言諸語滑　細詳文義參攷五臣所注下
以爲二字傳寫誤加
蓋比物以錯辭至本前修以作系　言徒數物産則爾下
矣不得已其請言前修乎　本前修以作系者蓋緣三國
莫能相尚魏亦偶屬中土耳庶幾前修可以折服二客也
太沖之於魏氏文與而實不與可謂得主文譎諫之遺矣
先引司馬遷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至顯二句欲千載
而下讀者默識其隱義注家以系與繫紛紜致辨又何異
於占夢哉
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前修而及於二張其鄙夷當時之
人物也甚矣
權假日以餘榮至可作謠於吳會　四句以吳後亡言吳
雖假日餘榮終於黍離麥秀也
歷執古之醇聽　執古謂爲前修所折服也

揚子雲甘泉賦　須看漢書中自敘方知鋪陳處皆諷諫也

注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　甘泉作於成帝時安得有腸出遂卒之事揚子雲桓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爲妄人附益者多矣非新論本書然也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注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畧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畧誤也按子雲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爲四十歲班書贊中言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薦之待詔此賦爲四年所上無疑也然長楊事在延元二年庚戌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　此文章頓挫處

迺搜逑索偶　雙闕互映

子子孫孫長無極矣　有事甘泉以求繼嗣故如此結

潘安仁藉田賦　祝氏云臧榮緒晉書以爲籍田頌文選以爲藉田賦要之篇末雖是頌而篇中純是賦賦多頌少當爲賦也馬揚之賦終以諷潘班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獵禱祀涉於淫殺故不可以不諷奠都藉田國家大事不可不頌所施各有當也按祝說非也古人賦頌通爲一名馬融廣成所言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耶陳思與楊書豈以辭賦爲君子蓋應上文辭賦小道之語强生區別耶杜撰也若云風頌異施揚之羽獵尚亦有遂作頌曰之文不歌而頌謂之賦故亦名頌王褒洞簫漢書亦謂之頌　文不高然頌述典禮當自爲法式其體源亦出于東都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　注晉書曰丁亥藉田今爲丁未誤也按禮記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月日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

揚子雲羽獵賦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此三垂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注謂西南東武帝侵三垂以置郡非也元帝初元二年詔以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五年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成帝建始元年亦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即其事也

群公常伯至上猶謙讓而未俞也　群公常伯左右小臣豈有遠見楊朱墨翟異端曲學不知聖賢之業者也方將已下乃自申作賦以諷之意

宏仁惠之虞　虞字對上囿字乃虞人之虞顏李皆云通娛非也

長楊賦　羽獵擬上林長楊擬難蜀父老子雲本祖述相如其奇則相如所不能籠罩麗處似天才不逮也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注七畧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

明年疑班固誤也按此明年者班史因子雲自敘之詞七畧誤也

亦頗擾于農人 至 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長楊之事尤為荒逸故其詞切

鑿齒之徒　謂陳項也注云六國者非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 至 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言祖功宗德之盛如此為子孫者乃僅以多獲夸遠人耶皆述古以諷今也

東夷橫畔　謂高句麗也注云東越者非

使農不輟擾 至 師輿之同苦樂　解上亦頗擾于農人矣

豈徒欲淫覽浮觀 至 多麋鹿之獲哉　全是諷

潘安仁射雉賦　極體物之妙雖長卿為之亦不過爾

恐吾游之晏起 至 勞倦目以寓視　頓挫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　頓挫無此二句義烏應

幾句便接得不生動
擬青顱而點項　用左傳吾志其目也意
出不交戰　帶媒
若乃耽槃流遁至末　以下是諷
班叔皮北征賦　注流別論曰避難涼州時作又漢書曰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按陸機二十作文賦何如叔皮於聖學已造其堂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以行葦爲公劉之遺德
必出齊魯之經師注家已不能詳矣
不勞師而幣加　此句指和親單于所謂耀德也
曹大家東征賦知性命之在天至精誠通於明神　儒者
之言不愧母師女士矣
敬慎無怠至末　以此書紳亦庶乎寡過矣
潘安仁西征賦　刺取史事爲賦故主於人物稍以征途

所歷山川羅絡其中筆力遒壯不累於繁釀　折守琅氏
父子文辭不妨代興所學則非矣　子山哀江南賦體源
於此庾賦今事故尤有關係能動人此善變者也
歲次元枵　注岳傷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
以歷推之歲在壬子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
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杜預曰歲歲星也元枵在子
虛危之次也然元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
而曰元枵疑誤也按至今云歲次者誤自安仁此文始然
困敦乃歲名非十二辰亦不容曰之爲次
[illegible][illegible]洛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　以上自敘西征之由
値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　肆叔市朝從五臣注作
蹇叔者爲得
升曲沃而惆悵　至徒利開而義閉　注水經注曰春秋晉
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偪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

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按漢書高紀顏注中嗤作者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

寶雞前鳴甘泉後湧　如此點化甚妙

南有元霸素滻　霸水本名茲水蓋以色得名

或著顯績而嬰時戮　至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

安仁再遭斥免旣無貴仕幾嬰時戮故發憤喟息於數公也

扞矢言而不納　矢言直言也注引書非

健子嬰之果決　太史公秦本紀於子嬰之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

造長山而慷慨　注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又漢書曰高祖葬長陵按長山當是山之本名因山爲陵耳　如三秦之說自霸陵以下將何取耶

廢園邑以崇儉　賦專指初陵勿置縣邑事注賛

爾乃端策拂茵 至 莫二其一　此段起下治長安之事

王仲宣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　吾土謂長安

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　四海之內各擅疆域

王路不通故托於荊山蔽隔也

白日忽其將匿　比漢祚將盡也

孫興公遊天台賦　序優於賦　諸賦此篇最下

雖一冐於垂堂　垂堂之語恐爲不類

鮑明遠蕪城賦　注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作按宋世祖

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

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聡蓋感事而賦也　虞炎文集序

云孝武初除海虞令

澤葵依井 至 心傷已摧　極形容其蕪

寒鴟嚇雛　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

若乃虬龍灌注　宫殿中螭頭吐水卽謂此也

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斵　夸飾處皆諷也

是以六合元亨至固可翹足而待之　是以二字與上殊不相屬吳蜀湮滅乃卽所謂翹足而待其言若近乎戲者愈明其爲諷諫矣

慕咎繇之典謨　注謂康哉之歌也按咎繇典謨指無教逸欲有邦也今文雖至康哉之歌爲一篇然取義不在此

木元虛海賦　奇之又奇相如子雲無以復加

其爲廣也三句　起得突兀

若乃霾曀潛銷至碨磊山巃　反襯上一段

北灑天墟　爾雅北陸虛也卽北方虛危之宿注誤

宏往納來四句　收得渾淪

郭景純江賦　與海賦才力懸絕

潘安仁秋興賦高閣連雲至此焉遊處　只此四語而不

甚當世之想已見乎詞矣

且斂衽以歸來兮　歸來亦有秋興故實不獨淵明也

澡秋水之涓涓兮至末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覩此何如

謝惠連雪賦北戸墐扉　北戸謂日南

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　二句括盡

鄒陽聞之至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　少變不欲其直也

歌亭至起而爲亂　又變

謝希逸月賦委照而吳業昌　既假托于仲宣不應用吳事亦失于點勘也

若夫氣霽地表至周除冰淨　數語是賦中警策處曩時尤賞會後段蓋一時偶有寄托耳

歌響未終至迴遑如失　又頓挫

賈誼鵩鳥賦　此特借鵩鳥以造端非從而賦之也昭明

類編入鳥獸何哉宜與幽通思元同編

萬物變化兮　以下應予去何之

禍兮福所倚　以下應吉乎告我二句

水激則旱兮　以下應淹速之度二句

且夫天地爲鑪兮　以下推而言之以自廣

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　言所患非壽不得長也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謂獨覩天地之始

禰正平鸚鵡賦羨西都之沃壤至故每言而稱斯　西京之衰可以再興傷時不復故以寓其意也

顔延年赭白馬賦　體製似班揚

驥不稱力至文騑列乎華廄　先從馬起不泛際入宋祖不蕪

妙簡帝心至有惻上仁　體要淳雅

畜怒未洩　此句即起下一段

妍變之態既畢 至 望朔雲而蹀足　跌宕頓挫

將使紫燕騈衡 至 敬備乎所未防　此處不可直接馬鏊故作此一段虛景兼寓頌美國家之旨得體而有情

天情周阜恩畢　只用六字收住不冗

鮑明遠舞鶴賦 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虛引舞字

舞飛容于金閣　入舞字

將興中止 至 遷延遲暮　頓挫

巾拂兩亭丸劍雙止　舞字畧襯

班孟堅幽通賦　此文不滅賈誼揚雄

里上仁之所廬　里仁謂避地河西

道遐通而不迷　此孔子所謂四十而不惑也

又申之以炯戒　炯戒謂勿墜之語

三欒同於一體兮 至 信畏犧而忌鵩　言天道必久而後

定𢟪吉逆凶終爲不爽周賈有激放言非通理也
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申明勿墜之義
虞韶美而儀鳳兮至䶵虓躬于道眞　此言其必通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　通於幽
朝貞觀而夕化兮至訴來哲而通情　謂沒世不朽不啻
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注非　通字結
保身遺名　保身猶言不失其身遺猶垂也
夐傷夭物忝莫痛兮　臨谷而墜　夐傷夭物則所謂畏
溺自投者也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性命不可渝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援葛而登
張平子思元賦仰先哲之元訓兮至縣日月而不衰　六
句破題
利肥遯以保名　肥後漢書作飛乃合彖詞無所疑也之

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雌黃以乜啟校之白審然不讀姚令

威西溪叢語未有不反疑古善本爲誤也

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　頂上飛字

古既吉而無悔兮　至　轂崑崙之高岡　俞犀月云歷寫遯

象皆合筮詞所謂歷衆山以周流也按筮得飛遯卜遇介

鳥似非獨承筮詞

發昔夢於木禾兮轂崑崙之高岡　後漢書注昔夜也衡

此夜夢禾生於崑崙之上郎下文云拜巫咸以占夢含嘉

秀以爲尊是也注解皆云昔日夢至今日親往見焉是爲

發昔夢也臣賢謂衡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郎先往東

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暘谷扶桑之地崑崙乃

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

謬耳按此賦後漢書注多出舊注之表當參取而此駁尤

當亟登之

黃靈詹而訪命兮至孰謂時之可蓄　插入訪夢方不板

板四段此文章避直處

咎繇邁而種德兮至卉既凋而已育　謂英六滅而秦趙

興也注非

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　以下言天路之可通

而攀玉階也應前天蓋高而為澤四句意亦兼有大鳥塵

外瞀天之象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至臨舊鄉之暗藹　浩蕩無涯一念收

轉此即歸母氏而後寧之意

張平子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至與世事乎長辭　不可

為蔡子之苟富貴亦不若屈子之自狷慤此所以超然遠

引也

於是仲春令月至懸淵沈之魦鰡　以此為樂猶求之於

外也下乃反而潛心大業求諸內矣

揮翰墨以奮藻至末　道旣不行退而删述自處陳其規模俟王者之取法

潘安仁閑居賦　旣以親疾輒去復因免官自悔大本旣偏自然乾沒不已方貽慈親以戚矣此賦旨趣近乎子幼南山之詩豈恬退無欲者乎　謝客山居殊多美句不知何以遺之

以俟伏臘之費　注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按伏者藏也陰氣以盛金已潛伏於火中庚爲金可以見其自微而著也舊說未盡其理

孟母所以三徙也　緡太夫人

頓足起舞至孰知其佗　只是無聊都非眞樂　若以養親爲心則雖天下猶草芥黜免正其所樂又何復用其巧拙之嘆乎卒之孫秀修怨太夫人亦詣東市悲夫

司馬長卿長門賦　此文乃後人所擬非相如作其詞細麗蓋平子之流也

得尚君之玉音　今人謂玉音二字本此非也玉音金聲出尚書大傳

修薄具而自設兮　薄具對上飲食

夜曼曼其若歲　五六月間之夜而謂曼曼若歲此昔人造語之妙

向子期思舊賦　不容太露故爲詞止此晉人文尤不易及也

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　使晉不代魏二子其夭枉乎故以黍離麥秀興感非使事之迂大也當陳留之後經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既滅追溯殷亡矣倒用亦有爲也

惟古昔以懷今兮　曰懷今則所感者不獨呂嵇矣五臣

本作人謬

陸士衡歎逝賦懸城闕之邱荒　此以城闕代親故

潘安仁寡婦賦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嘆息　寡婦不夜哭二句有語病上文群飛斂翼之語尤非所宜言也

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　鄭箋云三良自殺以從死

重曰　重猶亂也本楚詞遠遊篇班倢伃自悼賦亦用之

江文通恨賦　文通之賦自爲傑作絕思若必拘限聲調以爲異于屈宋則屈宋何以異於三百篇也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注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按此可標舉以爲對法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起下自古

別賦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　贈恨敘悲亦互文

陸士衡文賦　注臧榮緒晉書曰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

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按此則此賦殆入洛之前所作老杜云二十作文賦於藏書稍疎也

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此文章之本

漱六藝之芳潤　注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按謂詩書易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尤攷信於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義求之不當漫引周禮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二句疑大者得而小者畢之意

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　三句蓋亦張融所謂文無定體以有體爲常也

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　二句語意相承注謬

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休文韵學本此二句

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　防露指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言桑間不可與並論故戒妖冶也

闕大羹之遺味 至 固旣雅而不艷　後之效法陶韋者是也

王子淵洞簫賦　此文了不悉其佳處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 至 標敷紛以扶疎　上二破簫字下二破洞字

幸得謚爲洞簫兮 至 因天性之自然　簫之爲名舊矣獨以江南之幹條暢罕節故得號爲洞簫爾漢書元帝紀如淳曰簫之無底者亦失其義　博雅曰大者無底小者有底亦不以無底得名也

帶以象牙 至 挹抐擫摛　觀此八句則此竹之簫也

傅武仲舞賦　故不滅楚人相如之匹

於是歡洽宴夜 至 雲散城邑　餘波可當一小賦

馬季長長笛賦　何其詞費

昔庖犧作琴　至其音如彼　有此乃波瀾潤遠不爲徒作

潘安仁笙賦　嵇之琴潘之笙二賦發端便是文章各各排突前人之法

成公子安歗賦　晞高慕古長想遠思　歗字遠致

群鳴號乎沙漠　注傅瓚曰沙土曰幕按臣瓚李氏亦謂之傅瓚不獨小司馬史記索隱爲然

宋玉高唐賦　蘇子瞻謂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而此謂之序大可笑按相如賦首有亡是公三人論難豈亦賦耶是未悉古人之體製也劉彥和云旣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則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歸餘曰亂猶人身中之耳目手足各異其名蘇子則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

神女賦　張鳳翼改定爲玉夢於文義自當不可因其寡學而並非之　姚寬西溪叢語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

之上見靈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謂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然則張氏特攘令威昔言矜爲獨得耳　令威語又本沈存中補筆談

其夜王寢至其夢若何王曰　王字俱當作玉玉字俱當作王張鳳翼云

明日以白王至王曰狀如何也　一白分作兩層總避直也

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　此旣接以王曰試爲寡人賦之則上茂矣美矣之爲玉曰無可疑者

登徒子好色賦　以戰國策參攷登徒子蓋以官爲氏

曹子建洛神賦　韓詩漢有遊女薛君注游女漢神也洛神之義本於此　離騷我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

植既不得於君因濟洛川作爲此賦托辭虙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自好事者造爲感甄無稽之說蕭統遂類分入於情賦於是植幾爲名教罪人而後世大儒如朱子者亦不加察于衆惡之餘以附之楚人之詞之後爲尤可悲也已不揆狂簡稍爲發明其意蓋孤臣孽子所以操心而慮患者猶若接于目而聞于耳也　蕭粹可注太白詩云高唐神女二賦乃宋玉寓言洛神則子建擬之而作惟太白知其托詞而譏其不雅可謂識見高遠者矣是前人已有與予同者自喜愈於無稽也

注　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按魏志后三歲失父後袁紹納爲中子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納之于鄴安有子建嘗求爲妻之事小說家不過因賦中願誠素之先達三句而附會之注又曰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流涕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

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按示枕賚枕里老之所不為況帝又方猜忌諸弟留宴從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賦其為不恭夫豈特酗酒悖慢刼脅使者之可比耶注又曰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按數語俚俗不復有文義注又曰遣人獻珠于王王答以玉珮按此二句因玉珮明璫之文而附會者然忘其何有抗瓊珶以和余句何也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　注謂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禪代十一月改元黃初陳思實以四年朝雒陽而賦云三年者不欲亟奪漢年猶之發喪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

奉詔書臣等絶朝豈緣畧也　責躬詩表云前

還濟洛川　即贈白馬王詩所謂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

梁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　既引古人之言則非實
有所感而特假以托諷明矣

經通谷　注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
谷按此即贈白馬王詩所謂大谷何寥廓者是也

然則君王所見無乃是乎　此設爲御者謂植也

踐遠遊之文履　注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
遠遊此言未詳其本按同時人語借以互証當法此注

無良媒以接懽兮至解玉珮以要之　此四句即用騷經
解珮纕以要言兮吾用蹇修以爲理

嗟佳人之信修至指潛淵而爲期　此四句又反騷經雖
美而無禮之意以明非文帝待已之薄忠厚之至也

執眷眷之款實兮至申禮防以自持　子建作塋篠引有
久要不可忘義薄終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何所求此六

句意與之同　景初中詔云陳王克己慎行以補前闕則植之自持者可知矣

於是洛靈感焉　子長寄心於君王　子建責躬應詔二詩表云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心馳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蓋文帝雖許其入朝而猶未遽令見之也故言宓妃雖已感悟而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已猶不得與交接及已長吟永慕哀厲彌甚於是始見其隨從衆靈微步而卽我然猶若危若安若往若還已則望其容華婀娜而至于忘食蓋思之尤甚矣於是宓妃始命收風靜波屈其尊以相交接良會之難至于如此然既朝之後其可必文帝之感悟而常常見之乎故又云悼良會之永絕也雖潛處於太陰常寄心于君王文帝以仇讐視其弟而子建睠睠如此不敢稍有怨懟所以雖終不見

用亦卒能自全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過雍邱遂幸植宮爲兄弟如初蓋苟盡我所爲負罪引慝之道君父未有不稍爲感悟者後之藩臣往往以不學無術自卽于誅夷悲夫

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　神尊而人卑喻君臣也怨植自怨也蓋卽盛年不可再與盛年處房室之意

獻江南之明璫　獻于宓妃也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以耳飾爲獻蓋望其無如小弁之所謂君子信讒者也

雖潛處于太陰　太陰猶言窮陰自言所處之幽遠也君王謂宓妃以喻文帝也不必以上文君臣爲疑

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　冀得復朝京師而見文帝也

#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二卷 詩

長洲何焯屺瞻

束廣微補亡詩　首之以補亡詩編集欲以繼三百篇之緒非苟然而已也

南陔彼居之子　居當讀爲誰居之居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注以爲未仕者於文義未安

色思其柔　思柔則愛敬交至矣

由庚蕩蕩夷庚　王伯厚云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二字本於此注誤辨亡論旋皇輿於夷庚同

崇邱恢恢大圓至于何不養　資生於九壤仰化于大圓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二詩首尾呼應

拯溺由道情二句　道情神理縈拂前後如此則駿烈豐

功非龕材幸成方是述祖德詩

秦趙欣來蘇二句　獻武乘苻堅衰敗克復充靑司豫四州

遠圖因事止　獻武移鎮東陽於道疾篤上疏云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

遺情捨塵物　與委講改服呼應所謂不纓塵垢也

韋孟諷諫詩　家父凡伯之流

斯惟皇士　謂天子之命士也注非

時靡不練　言今年長當委練也

張茂先勵志詩　漢末東北之士爲學最盛張公此詩居然有端緒可尋　張公詩惟此一篇餘皆女郎詩也　輕薄壯士諸篇鮑明遠所祖微過多耳

雖有淑姿八句　應上自舍

養由矯矢八句　以立志言之應上求焉斯至

安心恬蕩八句　以力行言之應上衆鮮克舉
水積成淵八句　此章伸立志下章伸力行應上大猷抽
緒
纆牽之長實累千里　力行中包改過
進德修業四句　應上先民高矩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　表與詩俱載本傳　時封雍邱
王　二篇詞義之美漢魏以來不可多見
責躬詩恩不遺物　謂復立爲鄄城王也注非
願蒙矢石四句　此卽求自試表之意同氣一體冀可感
動立功報國卽不虛此生未可律以自解免猜之常也
應詔詩騑驂倦路二句　頓挫
潘安仁關中詩　觀晉書孟觀傳所載事甚略此詩可補
其闕　議論奇偉非陸士衡所及
以萬爲一　三國志國淵傳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此因

舊制而譎諫也

情固萬端至伏尸漢邦　此言首虜不實情所常有惟叛酋忽生忽死宜核其實嚴示賞罰以明國之大法尋繹此詩當日廷議于覲太苛于駁太徇故作者特爲平兩人之功罪也

周人之詩至我心傷悲　萬年小醜編戶隸蜀非獫狁昆夷之比不足聲歌其事以耀威吾詩特愍民莫而已

如熙春陽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曹子建公讌詩　何等興象明月一聯賦而比也

朱華冒綠池　西園有芙蓉池

千秋長若斯　結到讌亦以頌終之

王仲宣公讌詩守分豈能違　守分則猶以漢臣自處也

結處頌之以同符周公則猶以北面事之也

劉公幹公讌詩　此篇似與子建一時所作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音節目卅敘致亦
欵曲
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入本題後太
促亦絕無勸勉慇懷之語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極　以上二句例
之則極字當指八極非北極也陵風特言其風教之崇高
耳
王在華堂　謂成都也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發庸以德二句　此即明聰
之實也
貽宴好會　貽疑作怡謂歡宴也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宣遠與康樂
詩皆從九日直起都忘此集宋公乃爲孔令出也　中間
梟幕無留燕二句亦似與歸者然送孔令終覺太略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康樂較優於宣遠然皆不見宋公優賢孔令知止之美此齊梁間詩人知體要者鮮也　在宥一聯似亦有優賢之意遂海隅亦似以二疏比孔孝章微致不能見幾遠逝之感是其心猶不忘事二姓爲可恥也

顔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　昔在文昭至屏京維服　此會特爲二藩祖道故兼頌之而并及義康也

於赫王宰　相王者當時語此云王宰於義乃順

掘蜺雙交門句　敘致偉麗

化際無間　即指二王出牧也

幔帷蘭甸至水　畫流析波點出曲水出濟句收祖二王

末以自敘結乃當時體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巾卷充街　宋書禮樂志國子太學生冠葛巾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此所謂

巾卷也注未審細胡三省于王儉事下注巾卷則尤憒憒矣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注齊明帝時張謖爲北齊州刺史又五臣本題無張字呂向注希範時爲中郎武帝弟宏爲徐州刺史應詔送之按詩中有匪親孰爲寄之語則五臣本是也　善注又曰集題曰兼中書侍郎邱遲上按集題益知爲梁時詩　體製未工而有新句

實惟北門重　注引史記黔夫守徐州燕人祭北門謂齊之北門按此徐州從人與鄒同乃魯國薛縣也與南北兩徐州無與若引此則趙人祭西門更如何牽合耶

沈休文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大手不重樂遊故只餞席樽上林一句點命師一聯語極深厚　函轘二聯地理不必可尋齊梁詩皆然妄生穿鑿則謬矣結有千鈞力也

曹子建送應氏詩清時首　纏綣百折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　漫浪無歸等于狂
易　畤方貴老莊而見之于詩亦爲創變故舉世推高
子荆魏孫資之孫　骨力甚健與後來孫許不同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勝地盛遊兼敘景物　儗建安公
讌猶與應氏爲近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敘三人更難爲工
寮屬矜飲餞二句　捻集字于王已不略
來晨無定端四句　上二警痛下二如畫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　留別鄰里借以自解于徐傅
又變體也　析析一聯直書卽目絕去雕飾上句與積痾
下句與寡欲　積痾一聯詰別在目
解纜及流潮　去之速
資此永幽棲　居之安

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雲去一聯旣有興象兼之
故實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　淸便婉轉自成永明以後風氣
上四句總起第三聯指范第四聯自敍送別者所以申道
彼此之情行者居者俱須寫到後人多偏重行者無復依
依如畫矣
夢中不識路二句　楚詞曾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
之營營
王仲宣詠史詩　仲宣之詩最爲沉鬱頓挫而鍾記室以
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
曹子建三良詩　此秦公子高上書臣請從死願葬驪山
之足者也魏祚安得長　功名一聯是說自家話
左太沖詠史詩　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八首一氣揮
洒激昂頓挫眞是大手　晉詩中傑出者太白多學之

弱冠首志欲無東吳　詩作于武帝時故但曰東吳京州屢擾故下文又云定羌胡

鬱鬱首　良圖莫騁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　唐劉秩云曹魏中正取士權歸著姓于時賢哲無位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讀太冲詩而論其世可以爲今之不病而呻者戒矣　世胄一聯横貫地勢一聯上極經緯相雜之妙

段干木首　申前功成不受爵意

濟濟首　謂王愷羊琇之屬言地勢既非立功難覬則柔翰故在潛於篇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師也

言論准宣尼二句　非句法與首篇重複正自竊比子雲耳

皓天首　揚子猶三世不遷栖栖執戟老死京師向上更有由光至高之行世人豈得爲我輕重哉

荆軻首　又言雖博徒狗屠猶有軼倫之才覩碌碌豪右自詫攀龍者方復夷然不屑況吾儕也

貴者雖自貴四句　上二句言在人者輕下二句言在己者重

主父首　此又言士之遇合固自有時頓爲國家計則方隅未靖剏業垂統方待奇才不當棄羣策而任私昵耳

遺烈光篇籍　籍讀爲鵲籍從昔讀鵲乃諧聲陳第以爲當讀爲酌誤矣

有習首　末篇言誠欲俟時而勢利相激幾不可堪自守亦難矣然稱托篇翰亦足自通于後如蘇李之躁動爭光榮於俄頃棄用身危者吾束髮讀書思之熟矣卒非所願也

飲河期滿腹四句　此太冲所以獨得考終異乎潘陸輩也　太冲之於二十四友特以身托戚屬難以自疎然非

有所附麗乾沒讀此足以知其志也

張景陽詠史詩　恬退之人自寫胸臆故其詞亦蕭洒可愛　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檃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攄胸臆乃又其變敘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爲難

盧子諒覽古詩　通篇直敘藺生事而結以張弛二字何等筆力擬爲趙石從事時見并幽搆釁而作

謝宣遠張子房詩　從裒周詵起議論劇有根柢自神武以下兼敘今事蓋詠古兼應教也時劉裕猶爲人臣瞻之此儗無乃不倫後有採詩者自此以下可以不錄皆凡語耳

興亂罔不亡　商書太甲篇云與亂同道罔不亡此興字爲傳寫之誤呂向解爲復興于亂道未有不亡謬悠甚矣大抵唐人不信古文故不引以爲注

伊人感天工二句　吐屬不凡
婉婉幙中畫四句　上聯風流交聯壯麗
爵仇建蕭宰二句　并四事爲二句
顏延年秋胡詩　詠秋胡者傳休奕得之　焦仲卿妻詩
質而近野此過於文却似少眞味獨取此者與此書氣味
協也　題是秋胡詩然重在潔婦今詩中詳敘秋胡宦遊
之事而于桑下拒金一事頗略焉體製殊不可解
五君詠　旣能自序仍不溢題　五篇簡鍊遒緊後人多
方摹擬終不能及
劉參軍韜精日沈飲二句　卽自道其深衷也
頌酒雖短章二句　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以比
劉班也
阮始平一麾乃出守　注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按
後人作旌麾之麾用非也

向常侍　交呂攀稱自寓惟隋徵君輩得爲文酒之會眼中于劉班等何有也

鮑明遠詠史詩　不脫左思窠臼其壯麗則明遠本色虞炎序其集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爲悉之矣　詩至子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顏之天然又不媚于朝廟之製於時名價不逮顏公非但人微也從過舊宮一篇亦自深厚　朝廟之詩不過鋪陳耳故非頓有所短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　妙有起伏非徒鋪敘爲工老杜前後出塞之祖也然此詩有永明緩弱風氣不如子美詩爲俊健　前用飛狐瀚海則後用骨都日逐前用羽書刁斗則後用胡笳羌笛步步相爲映發此永明以後詩體也　曰隴頭曰玉門皆非幽并地不待梁元帝關山月詩地理謬誤也

應璩百一詩　備體

何敬祖遊仙詩　遊仙正體宏農其變　此詩似爲愍懷
太子作
郭景純遊仙詩　景純之遊仙卽屈子之遠遊也章句之
士何足以知之
京華首　結言雖如夷齊之高潔而猶在風塵之內故必
高蹈以遊仙也
青谿首　結言許由且逃堯何況我乃無媒者乎
翡翠首　曹詩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昭公之朝其羣臣
皆小人也言我當師赤松友浮邱豈肯終不共此屬比肩
也
六龍首　此悲往者之不可悔而思決去也
逸翮首　珪璋以下未喻
雜縣首　首聯只言風至結二句言燕昭漢武不當一眄
處仲輩欲以權勢駕馭殆亦愚矣

晦朔首　猶韓子詩云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也日行秋令王誅將至

左太冲招隱詩白雲停陰岡　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爲更佳

非必絲與竹四句　言其無待外求也

躊躇足力煩二句　始而欲招其出繼乃欲從之遊

經始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乃榛棘塞路則自有美實而莫之採也然而寒泉終非不食王明照之則並受其福矣豈其修己全潔而不見用徒爲心惻哉大器晚成猶松柏後凋誠不爭一時之光榮與當世之好惡故屈伸得以自主耳惠連以下又自明其非一于隱而俟時也艮辰至則相招以出矣　首陽非吾仁言魏晉禪代已在易世之後如我者不當復以自處也

陸士衡招隱詩　疑亦有其二而逸之

至樂非有假二句　至此不自知其平夷而悅懌也
王康琚反招隱詩　俊邁
魏文帝芙蓉池作　丹霞一絕直書目自有帝王氣象
合結語恰似文帝生平也
丹霞夾明月二句　托興與子建公讌詩同寫景亦有雲
霞之色
壽命非喬松　收足夜遊
遨遊快心意二句　郎君知吾喜否意丕之所見如此其
語偷不似民主矣人所以券其不十也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氣象迫促
謝惠連泛湖歸出樓中玩月　曲折層次曲盡玩字之妙
首聯泛湖次聯樓中哀鴻一聯藏下風字斐斐一聯藏
下從夕至朝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皇心美陽澤二句　結裹有

力

曾是縈舊想　以曾是爲在位亦當時之語

晚出西射堂連障疊巘崿二聯　夕曛陰沈丹楓轉灼四

語妙于參差掩映

登池上樓　只似自寫懷抱然刋置別處不得循諷再四

乃覺巧不可階　池塘一聯兼寓比托合首尾咀之文外

重旨隱躍祁祁二句亦傷不及公子同歸也　池塘一聯

驚心節物乃爾淸綺惟病起卽目故千載常新

遊南亭　發端先寫眺望所見下只感歎時移一馳字全

篇三時移易都已貫注旅館句倒出眺字

藥餌情所止　服餌本以扶衰而藥石不能平情故力所

止也

賞心惟良知　良知謂良友

遊赤石進帆　老杜渼陂行奪胎于此波瀾頓挫在數詩

中尤爲出格

首夏猶清和　唐人省試命題作夏首

請附任公言二句　直以鳥獸待人矣如之何其免于太伐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首聯警絶入舟句偺忘歸也林壑二句寫山芰荷二句寫水又林壑二句所謂變氣候

蒲稗相因依　此別一種水稗非秕稗也

慮澹物自輕二句　語近淵明

登石門最高頂　夕息句觀出高頂連巖四句倒補尋字

心契九秋幹二句　此亦旣有巢木又發春華之意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俛視喬木四語可悟畫理

解作竟何感三句　上句結上下句生下二句倒敘方又暗藏不露巧變前規別開奧窔

撫化心無厭二句　化字應解作物字應升長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　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顏謝優劣何啻霄壤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從京口發端文帝此行下詔者三此詩實檃括其意以本紀參觀而後見其工也　銑注其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

園縣極方望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巳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

宅道炳星緯一聯　文帝紀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劉粹輔上鎮京城

春江壯風濤　其還也車駕水路發丹徒故云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是年帝始與王元謨謀北伐五州望幸之語延年或以抵其巇乎

彤雲麗璇蓋六句　如此則已盡反乎高祖儉素之德而

流連荒亡之務矣延年頗傷陳之不已於六義安取焉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　開芳一聯興起下文舍采句造語極妙

謝元暉遊東田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　節候已過強事登望所以見其戚戚無歡也呼應無迹古人所以高　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元暉叅用之結句言魚鳥之有得而思歸也當塗青山謝朓宅在焉

江文通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首聯從鑪峯闢起絳氣一聯極體物之奇

日落長沙渚六句　宋史江淹傳景素爲荊州淹從之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游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末章托意賈生蓋示不欲如市賈相求爲同惡也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規撫蒜山詩而峭蒨則過

春光發隴首二句　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

幽二句中以高下暗對

宿東園　閱出宋之問王維風氣

槿籬疎復密二句　前此諸公詩所無

若蒙西山藥　西山東郊相映起結

遊沈道士館　休文五言詩此篇是其壓卷

復立望仙宮　西嶽華山碑云孝武皇帝立宮其下宮曰

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

一舉陵倒景　收足遊字

徐敬業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琊城詩　普通之末拓跋

內亂梁武屢命將北伐悱以此時和到溉詩也南史到溉

傳湘東王爲會稽到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徐勉傳悱

在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　上谷北邊郡而

樓蘭在西域齊梁中詩筆地理多不審

阮嗣宗詠懷詩　詠懷之作其歸在于魏晉易代之事而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也　注顏延年曰常慮禍患故發此詠按籍豈徒慮患也哉延年遂詞以謝逆劭宜其不足知此　所選十七篇作者之要指已具矣惟其間尚有王子年十五一篇言明帝不能辨宣王之奸輕以愛子付託最為深哀當時以德施方當明兩之地嫌于顯錄耳　其源本諸離騷而鍾記室以為出于小雅

夜中首　注存有憂生之嗟按籍之憂思所謂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窺之

二妃首　此蓋托友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如好色之謂也　結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易臣無貳心奈何改操乎

嘉樹首　此詩指趣灼然略無隱避而當時得全者以其不過志于自全避禍非若叔夜之非薄湯武指斥賊臣故也

秋風吹飛藿　傷六族之被夷也

凝霜被野草二句　所謂非一木所能支也

昔日首　此蓋指賈充鍾會輩爲賊臣用事者言之謂爾斯衰公室自謂佐命不知行且自及也

登高首　此言人皆有死若苟求富貴者其卒亦貽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如夷齊者爲得其所乎王經之母知斯義矣　求仁得仁借日禍福相倚自取之也甘爲蘇秦李斯之續者彼貪見利忘患趨死之不顧吾又何歎哉

開秋首　首聯言典午以臣逼主陰盛而陽微也

微風吹羅袂二句　猶屈子之言獨清獨醒也

晨雞鳴高樹二句　言己之居亂世不改其度
平生首趙李相經過　漢書外戚傳鴻嘉後降于內寵班婕妤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微賤興踰制越禮寖盛于前趙李並稱當指此序傳有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之語注誤也
白日忽蹉跎　明帝崩也
黃金百溢盡二句　資用雖多俄焉易盡失路故也倒裝句法
北臨太行道二句　司馬氏河內溫人也故上文托三河言之太行在河內之上言此道嶮巇恐不可輕失足也
昔聞首　言古人即易代失侯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可固窮欲事二姓乎此又為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諷也
步出首　此言惟夷齊為歸差可自全天下忠臣義士皆

已斬刈無餘也懿既誅曹爽七族師又殺泰初夏侯諸君子于是魏之脯脯無人矣

昔年首　此言少時敦味詩書期追顏閔及見世不可爲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之榮名哉因悟安期羨門亦遭暴秦之代詭託神仙耳

徘徊首　嘉平六年二月司馬師殺李豐夏侯泰初等三月廢皇后張氏九月遂廢帝爲齊王十月立高貴鄉公嗣宗詩蓋謂此也　九月甲戌廢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師既定謀而後白于太后則正日月相望之時也　末句言詩以言志後之誦者攷是歲月論我之世則所以詠懷者見矣

還顧望大梁　大梁戰國時魏地借以指王室也

炎暑首　首聯以春秋代謝喻易代　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改元景元月之二日也故云三旬

灼灼首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豈獨名汚青史
爲可慮乎末言已寧沒身下位不附司馬取尊顯也　西
日喻魏室也磬折忘歸句卽君非賈豫州子那之意
獨坐首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窮途能無慟也　孤鳥
離獸喻逃死吳蜀者
北里首焉見王子喬四句　言輕薄閑遊者不足以見之
也注非
湛湛首　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譏宗爽
之故吏蔣府主見滅王室將移也朱華句爲私取先帝才
人爲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
遠望令人悲二句　君向謂望此則知春氣不留故悲也
按當春而悲則無時非悲者不如向注
謝惠連秋懷詩　一往淸綺而不乏眞味
金石終消毀至末　金石丹青方爲憂患之媒故寧無志

而爲目前之適性末云聊用布襪靑鞋爲此譬之爛熟欲
親厚者味此苦言耳

歐陽堅石臨終詩抱責守微官　以匡正有隳

濟圖終已搆二句　勸允事未行

稽叔夜幽憤詩民之多僻　此引司馬叔游誡祁盈語以
況呂安事也

古人有言四句　生今之世可爲座右銘也　嗣宗至愼
卒得保持非薄湯武徒騰口說亦何爲哉蓋悔之也

曹子建七哀詩　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窮也

明月照高樓二句　明月喻君徘徊比恩之易移而仍冀
其遠照

浮沉各異勢二句　蓋望文帝之悔悟復爲兄弟如初也

賤妾當何依　依鳥背切自詩中猶如此用

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飢婦人六句　杜詩宗祖

驅馬棄之去六句言欲棄去而復顧念京師然安得明王
賢伯一拯此患乎
荆蠻首　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
山岡有餘映　餘映之在山比天子微弱流離播遷光曜
不能及遠也
羈旅無終極　與前篇方構患首尾呼應言亂靡有定也
張孟陽七哀詩恭文遥相望　後漢靈帝紀靈帝所葬者
曰文陵則注中文帝乃靈帝之誤也漢道始衰于安而極
弊于靈故舉恭文言之
潘安仁悼亡詩　悼亡之作蓋在終制之後荏苒冬春謝
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有喪
而賦詩者　首云僶俛恭朝命後云改服從朝政又云投
心遵朝命謂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教已壞然期喪猶
解官行服

荏苒首庶幾有時衰　反結上文言無時而衰也

躍靈首朔望臨爾祭　禫而後祭也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文帝既誅徐傅乃追還顏謝及慧琳道人　流連往復字字悽斷

顏延年拜陵廟作　顏詩大抵長于舖陳　讀老杜昭陵二詩乃歎延年爲陋

幼壯困孤介二句　收轉晚達

謝元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詩可以怨作者其知之矣

前一絶諷充奉園陵之愚後一絶仍歸于忠愛此篇爲兩得之　有哀有歎一味嗤笑味反短矣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故出傳舍而爲位以哭也　位高年促有哀有諷隱約言表末句仍爲時惜而不徒以其私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　呂向曰子篤與仲宣同避難荆州

子篤還會稽仲宣贈以詩按詩有濟岱語則向所云還會稽者乃憑臆妄撰也

王仲宣贈文叔良　猶有古人贈言遺意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昔我首　元后暨沛之語殊傷詩教

余嬰首　敍致款曲清利可誦　十餘旬所謂告滿百日也

贈徐幹　魏志云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此詩有仰視白日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楨方輸作于北寺耳

贈從弟　此教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章厲其節也三章擇其幾也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曹子建贈徐幹　發端言歲月不居與後久字相呼應和氏刖足以明玉而已不能力進偉長故云有愆也然而

彈冠結綬意豈有閒哉君其俟時而已

與文自成篇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贈王粲　纏綿得風人之旨

又贈丁儀王粲　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也注誤　李氏注此詩以爲征張魯時作者蓋以魏志王粲傳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爲粲已亡故也按文帝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言粲則粲之亡在二十二年之後矣　若作征張魯時詩則權家愛勝謂劉璋請乘蜀新定以先聲下之時曹公不敢與劉氏爭漢中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此篇非特爲內諱敗其實固善謀也

贈白馬王彪　小雅嗣音　五言可與此篇匹敵者其卹姬悲憤乎何緣錄此糜彼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

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及白馬王彪還國
欲同路東歸以敘隔濶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
離而作詩按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表裏也
彪傳是時爲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乃徙白馬
霖雨泥我塗四句　不直言有司禁其同塗而托之淫潦
改轍恐傷國家親親之恩也下乃言非我馬竟不能進勢
固有不克俱者婉轉深厚
鴟梟鳴衡軛二句　鴟梟豺狼指監國使者
欲還絕無蹊　言欲還邀而不可得也
丈夫志四海　恐彪復以不得同宿止故憂傷成疾故復
爲此語以寬之
天命信可疑　不得於君故呼天與訴天命與我違反覆
相應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　四言詩叔夜淵明俱爲秀絕

浩浩首　洪流則魚龍聚焉春林則羣鳥集焉此謂生才之盛然必待同志而招故思我友朋也

息徒首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二語斷章以取忘字之義蓋諷其勿入軍也

司馬紹統贈山濤　豪健不減劉越石　向謂紹統椅摭泰機寒女並爲當時所重然詞旨淺迫有乖君子不知不慍遯世無悶之義後讀虎本傳高陽王睦長子少以好色蕩行爲睦所責不得爲嗣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博覽羣籍按此則其求知于山公蓋非獲已不容槪譏之也

冀願神龍來二句　非山公莫能當此語

張茂先答何劭洪釣首　結言自處于知足非敢以鎮俗也

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僉曰爾諧　百里惡事師錫此摹倣之病也

答賈長淵　鋪陳整贍實開顏光祿之先鍾嶸品第顏詩以爲其源出于陸機是也然士衡較爲遒秀

吳實龍飛　曰龍飛則非僞也曰改獻爲故主諱銜璧之辱

纂戎于魯　纂戎當引毛詩戎大也

濟同以和　晉謚多無禮于太子和同之語蓋有刺也

惟南有金　金以易貫故下云狂狷厲璧自謂侍宿昔相知乃敢云然也注似微遠本義

於承明作與士龍　永安有昨軌二句　永安則猶有昨軌可尋承明則悄然獨往人殊路絕矣二句極淡極悲

贈尚書郎顧彥先　水鄉之士値慾霖而憶桑梓今古同也

朝遊首沉稼湮梁穎　梁國及潁川也

贈從兄車騎　士衡之言如此而終以懷安羅患不能還

守先人之邱墓亦可鑒矣　故歎舊林雙起結但云思鳥

古人詩筆多如此

安得忘歸草　萱草只取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贈弟士龍　中四句分首尾合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　發端太遠

子嬰面櫬漢祖膺圖　而膺借對

僞孫銜璧　未有欲稱美其人而斥其故主者以答詩觀

之潘陸固難同價矣

撫翼宰庭　注宰謂駿也宰或作紫非也按楊賈怨敵岳

必不敢代謐爲詩顧及之也下文廊廟惟清卽指誅駿事

作紫爲是

潘正叔贈侍御史王元貺膏蘭孰爲銷二句　遙呼結句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　深婉得陳思一體

麟趾邈難追至末　言二人並貴公子早歷華要自顧非

其四也以尸素自謙實亦諷之我雖不以戚屬之故介僻並進然退耕于野亦望王道淸夷可以獨樂惟汝二人身侍省闥當懼不稱其服勉盡職業耳

郭泰機答傅咸　按詩乃贈傅非答也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佳麗良可美二句　奈何先薄待其夫耶此等最乖詩教　因其夫之思已而以此明其感怨則罔無害于詩教矣若爲怨望之詞則不可也本集謂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此但錄其答詩故耳

浮海首總章饒淸彈　後漢書獻帝紀總章始備八佾之舞注云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是女伎兼領于總章耳王僧虔論三調歌今之淸商實由銅雀然淸彈謂淸商樂也

答兄機　注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按選詩者偶分兩卷耳遂以爲贈答異時固哉李叟之爲詩

也

答張士然通波激枉渚　陳浩然杜詩注曰此詩枉渚以

糾曲爲義非武陵湘潭之枉渚蓋用士龍此詩中枉渚二

字善注非李周翰謂曲渚者得之

劉越石答盧諶　書詞慷慨有建安諸人韻詩則二雅之

變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　注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

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按所謂陽九之義只如此注

漢書者失之

坤儀舟覆　即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

逆有全邑四句　夏落冬敷不忍斥言故用比也其一旣

言晉朝則此無完都者乃指晉陽之陷也下其三忠陷孝

隕與並承上二章言之

逖珠盈椀　珠即謂竹實

重贈盧諶　慷慨悲涼故是幽并本色　趙右時爲匹磾所幽故有白登鴻門之語前史所謂以張陳激諶者也下二聯則謂所志惟在興復晉祚此續桓文不計黨讐欲諶深達此意于匹磾使其顧念前好同獎王室我終不以被幽爲恨如小白于管仲何嘗問從前射鉤之事也

盧子諒贈劉琨　書中云貢詩一篇此贈字後人所題書詞非不翩翩但多陳言耳

濬哲惟皇　注謂懷帝也按當指愍帝

三台摛朗　時琨爲司空故云

王室喪師　注爲劉聰所敗也按此乃用殷之未喪師

妙哉蔓葛　古妙與眇通

契闊百罹　毛傳契闊勤苦也

尤彼意氣使是節士　注云尤而使之按此文義乖違甚矣若云尤其爲意氣所使差爲可通當如五臣本作狹是

刺史尤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謝宣遠答靈運　後半湲促

於安成答靈運華萼相光飾　唐時華萼相輝之樓本此

萋葉愛榮條二句　與發端相應

復禮愧貧樂　謂康樂

窈窕承明內　注靈運謂秘書監故云按靈運爲秘書監在嘉元中義熙時乃秘書丞也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　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耳

今宿浙江湄　入西陵

屯雲蔽曾嶺二句　重在康樂故至此始入遇風

西瞻興遊歎　應邂逅

東睇起悽歌　應念離

積憤成疢痗　積字收盡全篇歎曲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此等詩眞初日芙蕖

偶與張邴合二句　見本志固在舊園所謂情素也

焚玉發崑峯　謂盧陵

如邛願亦愆　穿漏一筆

長與懽愛別　對顏范

閩中安可處　東越即號閩中猶言蠻中也

事躓兩如直四句　謂中間得還東山

感深操不固　中仍乖張邴之微尚

曩基即先築四句　如話

雖非休憩地　對東山

息陰謝所牽　謂終還東山不更拔纓也

探懷授往篇　往字收盡今昔

酬從弟惠連　陳王緩步謝公同行獨冠元嘉不當以其

模山範水　逼眞贈白馬王篇

巖壑寓耳目 反覦下句

辛勤風波事二句 括盡小謝一篇

顏延年贈王太常 方流圓折九泉丹穴國華朝列邦懋

鄉耆拉雜而至亦復何趣

庭昏見野陰二句 近野先晦遠峯忽明二句連看詠雪

獨絶卽寓遲王之至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側聽風薄木二句 頂上獨静

和謝監靈運 和選舊園作也 顏詩中最清新之作要

非謝匹

弔屈汀洲浦六句 謂謝在會稽始寧

何用充海淮 淮從灉省惟睢維皆可讀陳第以為當讀

熙非是

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結構何迢遞 從高齋

起

已有池上酌二句　入閑坐以下是答
蹔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元暉俊句爲
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葢不易得如此況鬱頓挫故是壓卷
之作　元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詞
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尚搖撥未盡耳
大江流日夜二句　江流不返故憶西府而心悲耳
秋河曙耿耿　淒斷
引領見京室　起高翔
思見昭邱陽　西府
風雲有鳥路　以下自明不得已而去西府也
常恐鷹隼擊　謂王秀之輩
謝王晉安　注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按唐
初泉州今之福州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嘉惠承帝子二句　帝子王孫皆

指竟陵下又點銅龍乃言遷官平津孟嘗始指王晏
歸來翳桑柘二句　言中間罷歸又歷温凉注非
相如愿温麗　注引西京雜記云長卿首尾温麗按西京
雜記梁時書不當以注齊詩也爲温麗二字無攷耳
范彥龍贈張徐州稷疑是徐方牧八句　流風迴雪䢴室
固最得其如此
根不具雞黍　恰是范張當家事
古意贈王中書搏飛出南皮　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子
良也結句亦有諷其勿知小謀大之意
任彥昇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　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索漠宜乎
不反
潘安仁河陽縣作　安仁氣質高于士衡數倍陸蕪潘靜
故是定論也

徽身首連陪廁王寮　連五臣本作違言在陪臣之列也
今掌河朔徭　謂爲河陽
頹如槁石火二句　慷慨
日夕首朱博糾舒慢六句　晉初綱紀不立豪貴奢僭論
政者欲糾之以猛安仁則謂民和而俗自化終前篇示民
不佻之意
陸士衡赴洛詩羈旅首撫劍遵銅輦　注銅輦太子車飾
按長吉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用此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實自募硃語汚儲隸必見甄錄
嘗時欲侈爲美談耳
元晃無醜士二句　語太陋
陶淵明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　第五句入始字
終反班生廬　終字反對始字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注沈約宋書曰所

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按集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詩自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穫稻一篇外無復書者丙辰義熙十二年也又三年己未恭帝立改元元熙又一年庚申六月宋代晉改元永初　塗口一作塗中按塗當為除郎滁字也

謝靈運過始寧墅　自然流出

且為樹枌檟　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傅之猜也

富春渚旦汲富春郭　旦汲當從宋本作旦及

邇流觸驚急六句　皆托意徐傅

平生協幽期至末　既以重險比執政之見排復言適協本趣固非千木季友所得輕重萬事零落則終於無復當世之志曲折三致不卑不激

七里瀨遭物悼遷斥二句　上句結上下句起下

登江中孤嶼　放眼江天脫屣遺世與象殆欲參靈

江南倦歷覽二句　南北起中字

亂流趨正絕二句　妙在上句一頓　舟行兀兀忽推篷遠眺心目俱曠敘寫生動

表靈物莫賞二句　景物靈曠尚莫能賞況埋照而蘊眞者乎

初去郡貢公未遺榮　貢禹終爲當世所縻卒于御史大夫之官故曰未遺榮也

牽絲及元興　注應璩詩曰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按此牽絲二字用之郎署尤妙

野曠沙岸淨二聯　耳目心神爲之爽易極有初字興味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羽人絕髣髴　羽人謂華子期

恒充俄頃用二句　張銑注少時爲樂不足爲長久之事於文義較明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二卷　詩

#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三卷 詩

長洲何焯屺瞻

顏延年北使洛　擬士衡赴洛詩與下還至梁城首在顏集中亦爲清拔

還至梁城作　擬赴洛道中作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清壯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　字字清新句句奇

登廬䠁洼句　一頓妙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次聯固自警絕然其得勢全在首聯出字向字無不貫注

既懽懷祿情二句　上句是之郡下句是出江

雖無元豹姿二句　之郡收　以廉節自厲使事無迹

休沐重還道中　還卭歌賦似二句按還卭義取家徒四

壁言遊宦以來有相如之四壁無袁紹之兼輛所以思歸耳重聞之戀非其誠也

晩登三山還望京邑　首聯可作用事之法次聯三山在金陵西故向晩而西顧之日轉明也

喧鳥覆春洲二句　喧鳥雜英以比當日得路之人去國已可悲況滯淫而佳期不可必乎

邱希範旦發漁浦潭　步趨康樂而未盾精微所工特模範間矣　體物工矣興象不逮　杳障下插出村童埜老一聯與櫂歌鳴鞞縈拂則結處坐嘯臥治氣脉皆貫穿生動然後模山範水亦紆餘不直矣　邱方出守永嘉未容先事遊覽也雖傾嶼難傍五字不惟敘致窈折亦可隨勢脫御出後四句書家所謂意在筆先也

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休文素被文惠太子親遇鬱林隆昌元年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

守此詩蓋不能無望于中矣

濟濟涸無津　續漢書郡國志温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久旱枯絕非用吳越春秋事

紛吾隔囂滓　隔囂滓自言此生辱在泥塗也注非

寧假濯衣巾　假當從文苑英華作可爲是乃與隔字相應無斥京師爲囂滓之理也

王仲宣從軍詩　按詩所言亦不止二十年事當是二十一年從征吳時作也

徒行兼乘還二句　如此何異作賊何如昌黎士飽而歌馬騰于槽八字爲有雅頌風格也　詩取紀實亦不爲病

孰覽夫子詩二句　建安二十一年操進爵爲王殺中尉崔琰斥尚書僕射毛玠當時必有高蹈以避禍者故粲之言云

涼風首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魏志建安二十一年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

朝發首　許歷爲完士　史記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完當作軍傳寫之誤也善以爲全具張銑又解爲凡士六臣之庸妄如此　司馬貞史記索隱載江邃解完士之語云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亦復過於迂曲然相仍作完固已久矣

悠悠首　上半篇皆反與譙郡激射

顏延年宋郊祀歌　不採錄漢郊祀房中諸篇者與此書文體不相入　稚與題稱麗不病蕪揚班儔也康樂亦復不能兼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　兩地難會面兩情終如一輾轉生出結句長字

緜緜思遠道　伏長字

枯桑知天風二句　桑常經風雖枯猶知之水常經寒到

海猶知之若新少年不通人情各自媚悅於君子誰爲我
言離思之苦乎
客從遠方來　應前遠字
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亦先尊者而後及己私　長
相憶應前思字
長歌行　何等筆力
魏武帝短歌行　猶是漢音　宋書明明如月一解在呦
呦鹿鳴之上斯爲文從字順　觀後半則發端乃傳所謂
古之王者知壽命之不長故並建聖哲者此詩之旨也
何以解憂　反言之也
唯有杜康　說文帚字下注云古者少康作箕帚秫酒少
康杜康也葬長垣
苦寒行　此篇征高幹時作
魏文帝善哉行　丕他日詩云壽命非喬松誰能得神仙

遨遊快心志保已終百年其言如此其偷也復有子孫黎民之遠圖哉　詩以言志文帝之志固已荒矣風俗衰敝不待何晏王弼之徒出也

高山有崖二句　崖與枝以比氣類之同注非

燕歌行　秋風之變七言之祖　魏世已作燕歌行十六國之機兆動矣極于梁元帝而文武之道盡于江陵之敗

曹子建樂府詩　四篇不無托寄一一牽附反失之矣

箜篌引　此篇亦長歌短歌之義

置酒高殿上　高殿猶高堂

美女篇采桑岐路間　豳風之采桑者女公子也故以自比

珊瑚間木難　上云明珠交玉體則珊瑚當從廣雅木難廣變其色黃出東夷

行徒用息駕二句　用羅敷詩中語

借問女安居二句　不惟其才身又托在親藩非若幽陋難於上達豈宜反見遺也詩靜女俟我于城隅傳云以言高不可踰

盛年處房室二句　植求自試而不得故其言云

白馬篇　此即所謂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者也

仰手接飛猱二句　倒裝句身倚則馬馳故迎于前也

名都篇　結處四句言不能垂功名于竹帛而徒游戲以須老爲可歎也

石季倫王明君辭　適似陳王　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

序匈奴盛請婚於漢　時陳湯斬郅支傳首呼韓邪單于復入朝非薦女和親也强盛請婚殊乖本事後世作者多謬宜也

昔爲匣中玉二句　世之不安爲匣中玉而甘心爲糞上英者多矣如昭君自向掖庭令請行其鑒也

君子行　語甚質直都近于風雅　前三聯君子之事後三連則聖賢之歸前則自律之嚴後則與人之周也

瓜田不納履　邱光庭兼明書云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正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着屨則似取瓜故為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為屨傳寫誤也

陸士衡樂府　數詩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顏延年專寫仿其典麗則偶人而已

猛虎行　起手反古詞之意宋人翻案實祖述於此　自日歸功未建以下所謂多苦心也末云俯仰愧古今惟恐有愧於俯仰所以一食息而不敢苟也

君子行　較之古詞尤為深切　去疾苦不遠二句此即發明古詞不處嫌疑間之意乃下所謂近情苦自信也福鍾有兆以下言天命之不可知禍來誠無所避人事可以

自主猶可無愧于心傾冠之難掩于明鏡皆自取之是以君子常防未然豫遠疑似於兆端未著之時卒能自求多福順乎夷簡之天道也注家未暢作者本意

從軍行胡馬如雲屯　應北戍

越旗亦星羅　應南陲

豫章行遠節嬰物淺　遠節謂向時

飲馬長城窟行　後惟老杜前後出塞可以追配之

末德爭先鳴　左傳師克在和故以爭功爲不德也

門有車馬客行　悲涼古直

君子有所思行　此君子以戒有位者也　以此與鮑明遠相較則遺山詆士衡爲布穀眞不知量也

齊謳行南界聊攝城　南字必爲西字之誤而李善必爲曲說以解之何哉

長存非所營　師尚父桓公之業所當及時自勉長存非

所營也
悲哉行　緣情綺麗斯爲不負　此入洛之後爲北士所輕而賦
長秀被高岑　秀樂府作莠亦澗松山苗之意
傷哉遊客士　遊客樂府作客遊然値與發端遊客二字相應也按宋本亦作遊客
吳趨行　曰昌門曰吳邑所歌專在一縣不爲吳郡作也
泠泠祥風過　祥當作鮮江淹雜擬許徵君自序詩注中引此句作鮮風樂府及吳郡志皆作鮮如詩度其鮮原之鮮詁爲善風亦與泠泠相貫慶雲恰對
王迹隤陽九　以下言昔惟爲侯國今乃出天子也
矯手頓世羅　世羅猶言世變也呂向注以爲舉手下羅
天下英賢而用之亦非也
禮讓何濟濟二句　收泰伯季札密緻

短歌行 華不再陽 華日華也

豈日無感六句 忘憂所以合歡無荒所以知節

日出東南隅行或曰羅敷艷歌 注引崔豹古今注羅敷爲千乘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而悅之欲奪焉羅敷作陌上歌以自明按詩中不見自明之意玉臺只題爲艷歌行

照此高臺端 高臺指在上之人此刺晉之無政淫荒遊蕩王公以下皆不能正其家當以令升之論同觀與羅敷本解殊旨

塘上行 注古詞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按以本詞爲甄皇后造者近之

謝靈運會吟行 會謂會稽也吟猶詠也 疑吳趨行樂府詩宜讓明遠謝公不嫺斯體儘章亦無可觀 曩疑吳趨行既述泰伯仲雍之化復述大帝刱業四姓夾輔所

謂樂操土風也靈運此詩既序大禹及句踐舊蹟當舉永嘉南渡名臣將相出於會稽以徵邦彥之盛且文靖常居會稽而獻武又爲內史乃皆畧之未免舉典而忘其祖後細玩詩中亦故有微旨首叙禹功及勾踐伯業不敢忘其在上者也自范蠡以下皆客遊之杞梓則所以增土風之重固隱然在南渡諸賢矣不明言近事恐一羣白項烏張其喙耳往時於斯藝實粗致滋妄議

會吟自有初二句　會稽以大禹得名

兩京愧佳麗八句　會稽之初安得有此

梁鴻去桑梓　事止於明帝時則吳會未分之始也

鮑明遠樂府　詩至明遠已發露無餘李杜元白皆從此出也　鍾記室謂其含景陽之俶詭兼茂先之靡嫚鄭之最深然亦具太冲之瑰奇太白退之學鮑處多他家則求味兼採耳鮑不及謝行路難諸篇都是七言之祖與此書

之體不合故未甄收

東武吟　密塗亘萬里二句　語極奇然烏有是理

將軍既下世八句　波瀾甚潤已爲老杜歌行

腰鎌刈葵藿二句　晦翁謂此二語分明說得個倔強不肯甘心之意

棄席思君幄四句　言欲如晉主之不捐棄席田子之不棄疲馬也文義本明注者自擾

結客少年場行　結語作悔艾之詞於詩教合矣

東門行　直追十九首又近景陽　鮑詩中過事夸飾奇之又奇頗少餘味此篇佳處乃在真朴也

一息不相知二句　驚心動魄

苦熱行　可敵景陽苦雨

白頭吟　世議逐衰興　恒言興衰倒作衰興韓詩用字多如此

放歌行　八篇之中此作無愧風雅矣
小人自齷齪二句　卽下所謂遲廻也
夷世不可逢二句　曠士所懷則如此也
今君有何疾二句　結得婉有味外味
升天行　似景純
解玉飲椒庭　解玉謂服玉屑
繆熙伯挽歌詩　注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挼五百人不難自殺乃至不敢哭耶周奈何以小人之腹量君子　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蓋漢末尤尚之故魏武父子皆有此作論其出挽莫過陳思王首錄熙伯拘限本詞也

謂挽歌始于田橫賓客恐亦不然纂文云薤露今之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阿薤露矣推而上之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注云送葬歌曲莊子亦有紼挽之文司馬紹統注紼引柩索也挽哀歌也　詞極峭促亦淡以悲

陸士衡挽歌詩卜擇首　按虞殯本謂啟殯將虞之歌此爲得其本意也

殺子非所能　此用芊尹申亥事

雜歌　荊軻漢高祖二歌不可以詩格論

劉越石扶風歌　此詩疑爲段氏所幽而作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　擬怨歌行　陸士衡之樂府雖本前人之意實能自闢風氣所以可尚韓卿生永明天監之時而規橅前人畧不能自出新意豈非所謂失肉餘皮者乎

古詩十九首行行首胡馬依北風　比興　下所謂顧返也

浮雲蔽白日　風刺

努力加餐飯　忠厚

青青河畔草首　草與蕩子柳與美人

昔爲倡家女二句　昔爲倡家女閉之總章晚嫁復遇蕩子則是終身不諧也

西北有高樓首誰能爲此曲二句　水經注引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明月皎夜光首　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下孟冬寒氣至則爲夏令故古詩非一時一人之詞也

秋蟬鳴樹間　自比如秋蟬之悲吟也

冉冉孤生竹首　孤竹是興女蘿是比劉彥和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

迢迢牽牛星首脈脈不得語　脈當從見從目亦可通從月則乖其義廣韻嘆字下箋列此作嘆嘆不得語

廻車首榮名以爲寶　榮名以名之不朽爲榮也彥曰人貌榮名

驅車首萬歲更相送六句　深言之卽退之謝自然詩不越此矣彼儒者之文詩人忌語切耳

去者日以疎首　此亦當時緋謳也

生年不滿百首　唐李石爲文宗說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會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强國其庶乎

孟冬寒氣至首　月令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其皆入室康成曰總猶猥卒也此篇則夏時之孟冬矣

李少卿與蘇武詩　子瞻辨蘇李之詩皆爲後人擬作然

固非曹劉以下之人所辨也
良時首長當從此別四句　已自知當別而惜良時之不
再忽復忘已身之莫可借往也
嘉會首　幽咽怨亂
臨河濯長纓　羨其揚名匈奴功顯漢室也
獨有盈觴酒　容齋隨筆云盈字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
罪不應陵敢用之東坡云後人所擬爲可信也
攜手首遊子暮何之　遊子陵自謂也暮字與第一首中
欲因晨風發晨字相呼應何之者言我欲乘風送子然君
臣之義已乖將安歸乎徘徊終日遂已別隔生死
行人難久留　行人謂武也
安知非日月二句　此設爲子卿慰之之語
努力崇明德二句　自悲無可奈何而祝故人益崇明德
也

蘇子卿古詩　子卿歸以始元六年庚子少卿死以元平元年丁未又十五年神爵二年辛酉子卿年八十餘病卒注甚疎

骨肉首昔爲鴛與央　指同仕漢庭時

今爲參與辰　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杜預注后帝堯也辰大火也

邈若胡與秦　指同在匈奴時　注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按史記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當時塞外謂中國人爲秦人猶魏以後謂之漢人也胡與秦中外之辨非胡越比

我有一樽酒四句　胡秦旣判卻復何言然子雖爲遠人而故者無失其故惟有樽酒之贈用解其憂以敘昔年同仕漢庭之舊意也　言我與子昔爲朋友今各事敵國矣

惟以離别之故晝暫時之歘洽耳
黄鵠首何况雙飛龍　退之雲龍之喻本此
念子不能歸　反應請爲遊子吟
願爲雙黄鵠二句　言本願固爾其如子自不可歸哉
結髪首　上篇言念子不能歸此復動以吾君之舊恩而
冀其復來歸也
參辰皆已沒　言將旦也晨起踐嚴霜則即路矣自有次
第
行役在戰場　謂少卿也
生當復來歸　家雖被戮天不可讎沒身異域所謂一慚
之不忍而終身慚矣故既云念子不能歸仍招其復來歸
也
燭燭首征夫懷遠路二句　征夫憚遠遊子戀歸則不顧
蒙犯霜露也

寒冬十二月　漢書本傳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則與少卿話別在五年之冬也

俯觀江漢流二句　江漢浮雲一去不復返一分不復合以比離別不得以地非塞外爲疑

隨時愛景光　少卿詩曰皓首子卿報以隨時亦不欲其沒身異域示之以不可長也

張平子四愁詩　四愁之作所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者也自東而南又自西而北言終歲愁望以四方比四時也

一思首欲往從之梁父艱　注梁父喻小人按梁父似不得喻小人若以泰山比王朝梁父比河間亦得但難例之下三篇耳

二思首我所思兮在桂林二句　注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按惟美人謂君耳若泰山桂林指明君則漢陽雁

門將何以解之
王仲宣雜詩風飈揚塵起一句　謂值衰亂而獻帝播遷
也
劉公幹雜詩　人不當如晉人之虛薄然羈鞅官人讀此
詩如六月北窻下涼風至也
釋此出西城六句　所謂公幹有逸氣於此見之
魏文帝雜詩　注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按子桓
不從西征集云枹中作者亦後人妄加也
漫漫首　俯視一聯清新萬古
西北首　此篇恐子建奪嫡而自言欲爲泰伯而不能也
南行至吳會　注當時實至廣陵按既云至黎陽作則非
自謂征吳而至廣陵也　吳會陸務觀以爲吳郡與會稽
也按秦置會稽郡治吳故謂之吳會吳書朱桓傳除餘姚
長遷盪寇校尉使部伍吳會二郡此吳會爲吳與會稽之

明徵

曹子建雜詩高臺首朝日照北林　注朝日喻君此言是也其他太繁雜反入於晦　孤雁南飛以下言欲附書以達意耳

南國有佳人　本詩漢有游女故曰南國

嵇叔夜雜詩與爾剖符　剖符乃同樂之意不謂仕也

傅元雜詩　亦只隨人作計然自清麗

張茂先情詩　二詩疑爲荀焉所擬而作

曹顏遠感舊詩　淺薄無餘味　殷領軍誦之而泣下蓋各有所感耳

廉藺門易軌　注引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云云按因廉公客去之事并藺卒連及之不用相避事也

素絲與路歧　素絲應前奪移路歧應前易軌

袁道彥雜詩　擬仲宣從軍

張季鷹雜詩。嘉卉亮有觀二句　胸懷本趣

張景陽雜詩　胸次之高言語之妙景陽與元亮之在兩晉蓋猶長庚啟明之麗天矣　詩家鍊字琢句始於景陽而極於鮑明遠　於建安能者而外復變創斯體鍾記室品目之云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不爲妄歎也

大火首　骨氣挺拔不徒工於造語

忽如鳥過目　身輕一鳥過蓋本諸此

朝霞首叢林森如束　鍾記室所謂巧構形似之言

昔我首巳入皆下節　下節似擊節之意

朝登魯陽關首　文中子曰與其居險而逞奇不如宅平而無爲亦景陽此詩之趣也

陶淵明雜詩結廬首悠然望南山　望一作見就一句而

言望字誠不若見字爲近自然然山氣飛鳥皆望中所有非復偶然見此也悠然二字從上心遠來東坡之論不必附會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不爲高格後半尤穠褻

擣衣詩　簪玉鳴金無乃不類　結語托意高妙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　孟夏非長夜二句　此本楚詞之意而反用之蓋楚詞所謂晦明若歲者乃言秋夜之長望夏夜之短而不得也

齋中讀書　懷抱觀古今二句　起下達字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所引楚詞參觀王逸注乃知此詩托意之遠

歷特乘日月　特當作持用當作車以日爲車而遊六合之外則屈子之遠遊也

謝元暉始出尚書省　與下直中書省一首皆祖述顏光

祿

防口猶寬政二句　言昭業凶暴防口尚為寬政朝士懼禍者餐荼亦如薺也善注全乖文義劉良注得之

黃旗映朱邸　明帝為揚州刺史輔政

直中書省　結語亦學公幹

風動萬年枝二句　承上彤庭　萬年枝即詩山有杻疏中所謂萬年樹蓋檍也

玲瓏結綺錢二句　承上紫殿

紅藥當階翻　從宏敞生來

蒼苔依砌上　從陰陰生來

春物方駘蕩　三輔黃圖駘蕩宮言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

觀朝雨　元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自蹈暴腮之禍者蓋清雨曉涼萬慮俱息能戢勝俄頃之間而不覺旋惑於富

貴之途也行之維艱亦可悲夫

戢翼希驤首四句　是戰　即所謂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者也

郡內登望　晦翁賞寒城一以眺十字以爲有力

借問下車日二句　逼出登望　言匪直數月而已經歲故下云心已極魂屢遷也

山積陵陽阻四句　是郡內

結髮倦爲旅　爲旅二字起末句遯世之意王弼云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孫權嘗都武昌復徙建業　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此退之所以并掃齊梁也　鮑明遠太麗謝元暉太工若求勝前人而反不及

鵲起登吳山　吳山顏氏家訓作吳臺爲姑蘇也

鳳翔陵楚甸　緊入武昌

文物共葳蕤二句　葳蕤葱蒨與下故林一聯借映

從賞乖纓弁　亦切楚事

貟書限聞見　注貟書謂伏詩按下芳音乃謂伏詩注非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向疑何以不用苻堅八公山草木皆疑晉兵事豈王詩已及之耶王詩今不傳細玩詩中已用宗愨此事何必瑣屑又晉書中以爲禱於蔣侯而然固宜在所棄也

西距孟諸陸　注孟諸澤在八公山東按睢陽乃今歸德八公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西也

長虵固能翦二句　注長蛇喻融奔鯨喻堅非也蛇鯨總謂苻堅耳

和徐都曹曰華川上動二句　川上承上蒼江草際承上青郊　二句妙是昧旦即目

和王主簿怨情掖庭聘絕國四句　是怨

花鬚亂數蝶四句　足情

生平一顧重二句　如此說怨情方見身分力量

沈休文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小庾以降必無此力量

一詩中戶隙樓閨軒門房七事可抵小賦　三四一大一

小五六一憂一樂七八一高一下　高樓一聯自小庾至

玉溪皆奉爲使事之法

夜靜滅氛埃　頂華字

方驛竟戶入二句　頂滅氛埃　說文隙字下云隟也從

門從月注當引此

高樓切思婦二句　以思婦自比以上才比思遠　劉彥

和曰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思婦上才

一憂一樂理殊趣合者也

綢軒映珠綴二句　又從細處寫

清光信悠哉　收足華字悠哉二字括盡達曙事

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結有萬鈞力

詠湖中鴈詩　園葵湖雁詠物之祖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求出千金堰　頂洛陽

西歸雁鶩陂　頂長安

淸晨戲伊水　頂洛陽

薄暮宿蘭池　頂長安

寧憶春蠶起四句　諷刺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擬古十二首遠不如樂府十七首

擬今日良宴會　首句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華亭鶴唳復可得聞乎

張孟陽擬四愁詩　集是四首昭明欲備擬詩各體遂錄其一　亦編集文章變例也

陶淵明擬古詩・並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傅謝惜不早

聞斯言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當是與廬陵周旋時所作

惟陳徐二詩爲可觀　首篇眞副君語矣不在貌似也

擬古變體

序建安末　末當爲中　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二十二年事也

魏太子首　栢梁發唱云日月星辰和四時起手從此出也　起二句有蓋世之氣結句縕藉有餘味

王粲首　此篇自比

公子特先賞　注公子謂曹植非也公子明兩皆謂子桓既作長夜飲二句　言終于此而已矣自傷止以文義見賞不參權要如仲宣在建安中也

徐幹首樓集建薄質　李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傳寫之誤也

永夜繫白日　以注觀之繫字當作繼如五臣本此又以音同傳寫誤耳

劉楨首貧居晏里閈六句　言適當本州不能遠引

既覽古今事句兩　注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按非此意也言古今遭亂失所何事不有緣此互相解譬雖乖平生之素亦安之也

應瑒首調笑輒酬答二句　皆飄蕩不見禮不勝後生末契之感也

平原侯植首中山不知醉　中山用漢書中山王勝事

願以黃髮期　植贈白馬王彪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養生念將老　注引左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按序所謂憂生之嗟適指後事言之然如本注亦得

袁陽源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音節悲壯近太冲

劉休元擬古詩　注世祖時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按二詩亦懼孝武之猜忌而作

鮑明遠擬古十五諷詩書首兩說窮舌端　此句起下

五車摧筆鋒　句頓上

解佩襲犀渠　佩佩玉也

卷袠奉盧弓　袠書帙也

學劉公幹體　不過當譏時之意

代君子有所思繡甍結飛霞四句　伏下滿字

選色遍齊代四句　伏下厚字

服理辨昭昧　收所思

范彥龍傚古遲留法未輕　注遲或作逗按當作逗留爲是

江文通雜體詩　所擬既衆才力高下時有不齊意製體源罔軼尺寸奚自椎輪漢京訖乎大明泰始五言之變旁

備無遺矣雖孫許似道德論泉明爲隱逸宗亦並別搆成

是搃雜唯求明聲病不在舊列也

古離別　擬古詩殆欲遠跨士衡不在多少也

李都尉從軍　悠悠清川水四句　河魴以味美獲薦結髮

以命舛遠隔注非

魏文帝遊宴　小儒安足爲　點出文帝

陳思王贈友　擬陳王亦自遒秀

延陵輕寶劒二句　起下葵藿

處富不忘貧二句　應前禮賢

阮步兵詠懷　精衛衘木石　阮公知已

張司空離情　王臺生網絲　王臺似指鏡臺

左記室詠史　左之詠史大抵賓主相形此作既以衛霍

諸公形容仲蔚乃復以韓梅發端不已贅乎　太冲本詩

雖用事錯雜而指趣瞭然此則徒倣其體不復能文從字

順矣

張黃門苦雨　苦雨本趣在乎悶窮凝者殊不及此

索居慕儔侶　風雨思友朋

劉太尉傷亂　氣味逼真

秦趙値薄蝕　成都王穎据鄴河間王顒据關中皆王室懿親故謂之薄蝕

千里何蕭條二句　所謂日暮途窮也

功名惜未立二句　覆裝以起下文

郭宏農遊仙　亦失本趣

海濱饒奇石　奇石如丹砂空青琉黃之屬可鍊藥者

許徵君自序采藥白雲隈八句　有此即虛實相間不復苦其平典此凝議之變化也

殷東陽興矚　稍革孫許之風餘有虛無之趣推移方始實之惟肖

直置忘所宰二句　清曠如接仙眞

謝僕射遊覽　極似叔源

陶徵君田居　儗陶能得其自然

歸人望煙火二句　詩中畫

素心正如此二句　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結句欲起古人而從之托意於三益耳

謝臨川遊山　模範之巧工細無敵兼以一幽一顯更互成奇妙是謝公屐齒淹留非復尋常登眺

平明登雲峯四句　總領大槩

桐林帶晨霞八句　一巖一壑一顯一幽

夜聞猩猩啼四句　分寫鳥獸草木寒暄朝暮亦盡淹留之趣

且泛桂水潮二句　反映遊山轉餘興會即應轉江海邅迴映月映轉備盈缺兼映平明也

顏特進侍宴　擬顏遂蹈困躓然顏之詩體本爾
謝法曹贈別予衿怨勿往四句　激昂處去法曹微遠
謝光祿郊遊涼葉昭沙嶼　昭當作照呂延濟謂秋葉黃
故云照
雲鬱石道深　名句
鮑參軍戎行　明遠之奇麗是其天才絕倫固非文通所
能到也
鵾鳴不能飛四句　亦自淒壯
休上人怨別　看其層次　勝本詩
悵望陽雲臺　陽雲當作雲陽在雲澤之陽也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三卷　詩

#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四卷　騷

長洲何焯屺瞻

屈平離騷經　賈生曰屈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若用此語去經之名則無吳楚僭王之疑矣

恐年歲之不吾與　此恐字謂身之修

朝搴阰之木蘭兮二句　朝夕即若將不及之意

恐美人之遲暮　此恐字謂君之正

既遵道而得路　緣上先路來

夫唯捷徑以窘步三句　道之者非故至于捷徑窘步也

恐皇輿之敗績　此恐字謂國之安

忽奔走以先後兮　緣上馳騁來

傷靈修之數化　化與訛同數訛屢訛其路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四句　此即上文注中衆芳喻羣賢也

故有九畹百畝之多注頗兩意紛錯

各典心而嫉妬　恐其復用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　緣上不難離别來

長太息以掩涕兮四句　以涕替首尾相叶　即申上一節言之

終不察夫人心　萬民好善惡惡之心

鷙鳥之不羣兮至及行迷之未遠　言吾自行吾之義豈可以讒謗之來遂自引去故復屈心抑志忍尤攘詬悔向之不難離别者相道之不察也

忍尤而攘詬　攘取也

固前聖之所厚　厚重也遲迴鄭重不遽引決也

進不入以離尤兮二句　欲處身於進退之間已不虧其節國亦猶有人也

女嬃之嬋媛兮四句　身雖在野而節愈高望愈歸則忌

者必不能釋女嬃所以復以鯀死羽野戒之也

就重華而陳詞　所謂依前聖以折其中節也

周論道而莫差　可証論道經邦是古書之詞

跪敷衽以陳辭兮四句　可以告於神明豈不可感格其主故復幡然上征欲少留靈瑣也

鸞皇爲余先戒兮至好蔽美而嫉妒　多方以遇主而小人多方以敗之史記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而無如懷王之終不悟也正此段之意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此辭難通處無如求女三節然寄情屬望之懇到全在此段歷來注家莫有得其說者王逸注稍近而指示不明惟吾師安溪先生云楚辭所謂求女者非求君也欲其君之得賢臣爲爾始也哀高邱之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繼而相下女之可貽猶望其有處于下位而備進用者也乃求女如宓妃者

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上下相習大小成風亂國之朝其勢固然於是思遺佚之士曰庶幾其登進乎乃爲媒者鴆已毒矣鳩猶巧焉隱逸之賢安能以自通鳳凰既受他人之詒而不爲吾國媒則有娀之佚女必爲高辛之有而非高陽之有矣雖然望未絕也使少康而有賢配倘所謂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者乎奈何媒理之妬薇無異於前則事既可知而原之望於是絕矣蓋是時懷昏而不悟襄淫而失道原固灼見之而惓惓之誠不能自已焉他日天問之作反復於鮌禹啟少康之事夫亦此志也按此宓妃貴女以喻貴臣佚女以喻遺佚之賢少康以喻嗣君二姚以喻嗣君左右之臣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遂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彼以求女爲失喻幽昏爲無禮者蓋未窺尋及此耳吾師此論實有以究難言之

隱發前賢所未發當與作者共千古矣

雖信美而無禮兮　無禮猶言不恭也

余猶惡其佻巧　拙如鳩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

欲自適而不可　鴆鳩既蔽賢已又無力進賢故云

理弱而媒拙兮至好蔽美而稱惡　庸祿不能進賢至嫉

蔽則又其甚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　閨中女所處也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終古言沒世不可待也

求矩矱之所同　則無不量鑿而正枘之患也

蘭芷變而不芳兮四句　此所謂衆芳之蕪穢也本為同類而信道不篤隨俗遷貿不忍斥言故託為巫咸告我若是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　注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按此即承上來何必求其人以實之

芳菲菲而難虧兮二句　緣上昭質未虧芳菲彌章來

何離心之可同兮二句　言不同他焉者可離吾將者彷徨瞻顧之詞猶前猶豫狐疑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二句　發軔天津扶桑析木之津也夕至西極以比日西方暮也

陟升皇之赫戲兮四句　陟升猶言升遐此終言至死不能或忘楚國反應前焉能忍與此終古之辭也

屈平九歌　越人鬼而楚人禨其俗固然漢書郊祀志載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諭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

東皇太一　蕙肴蒸兮蘭藉　蒸當作烝進也

疏緩節兮安歌二句　安歌升歌也浩唱間歌也

五音紛兮繁會　合樂也

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　太史公雖與日月齊光之語本屈子之詞

湘君望涔陽兮極浦　涔陽者漢之陽也史記沱涔既道

斲氷兮積雪　氷雪塞道比小人當路不可復行也

將以遺兮下女　不敢言以遺湘君故托之下女猶言君之下執事也

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四句　渚與下爲叶

少司命與汝遊兮九河二句　猶言江漢以濯之也

竦長劒兮擁幼艾二句　幼艾嗣君也革其舊而新是圖庶可易亡爲存耳

卜居　卜居漁父九辯招隱王注皆有韻可讀

用君之心三句　雖悟主不可期而臣道無可變不疑何卜哉

漁父子非三閭大夫歟　稱故官者明與世推移之道非

已所獨昧顧宗臣非若漁父避世之士可比耳

宋玉九辯皇天平分四時首去白日之昭昭兮二句　驚心動魄實是開闢以來美句

何時俗之工巧首故駒跳而遠去　駒跳楚詞俱作蹋跳據朱子云作駒跳者非

招魂　犀史云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領之列瓊漿羮羹之烹新歌鄭舞之娛日夜沉湎與象牙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旣不可正倘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倘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後五語皆大招之文讀此篇者亦當以此意求之

一夫九首至其身若牛些　然則如後世夜叉之說古已有之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頂上樂字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帶上一句

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帶此一句勢乃不直

歸來歸來反故室　又一頓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注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按此非喻也前言容餚此言歌舞戲劇前是平居此是宴會

菎蔽象棊　至　揳梓瑟些　歌舞之中忽間以戲劇總不合文勢直也

劉安招隱士　注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按招隱之作與原何與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四卷 騷

義門讀書記 文選 第五卷 雜文

長洲何焯屺瞻

枚叔七發 數千言之賦讀者厭倦裁而爲七移形換步處處足以回易耳目此枚叔所以獨爲文章宗 劉彥和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

楚太子有疾 至 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此一段猶賦之序

龍門之桐以下 要言妙道在末一段中先之以此者見極天下之樂不如親正士爲能起疾蓋叔方客遊諸侯故爲文以開喻之也

原本山川 至 離辭連類 四語作賦之大略也

然聞于師曰似神而非者三 波瀾相推才情橫溢

曹子建七啟 啟亦發也 七啟之作可以希風平子

晁无咎見蘇子瞻子瞻爲稱枚乘曹植七啟七發之文引物連類能究情狀于是擬之爲七述是此體北宋人猶知貴之

珠翠之珍　注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按珠柱似即江瑤柱

寒芳苓之巢龜　注寒與韓同按此韓乃三韓之韓亦有韓羊韓兎

張景陽七命　七命隸事頗富然秀不逮曹王至七發因楚太子方疾故有僕病未能之言而景陽招隱之辭亦承而不革不亦疏乎　細讀之其淵博眞不可及宜乎枚曹之外獨存此八篇

木旣繁而後綠二句　便是一篇梧桐賦

翦嶰谷之陽柯二句　用經當如此脫化

追逸響于八風四句　拓盡律呂源流後人那得有其根

柢

乃有荆南烏程　注吳錄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按既云荆南則與吳之烏程不相及　荆豫是借對字高似孫緯略第十卷中所辯得之

圓棲三足之鳥　詩注反哺之語鳥當作烏但韻不叶

潘元茂册魏公九錫文　大手筆唯退之平淮西碑與之角耳　此篇視漢書中張竦爲陳崇稱莽功德奏精力不逮而體之雅潔過之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此文不當在選欲侈陳乃考功烈耳

建武維新至嘉庸莫疇　四語難掩其爲齊明帝佐命矣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秀才之科始自漢武帝元封五年時名臣文武欲盡乃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與明經各殊此連類及之非本

意矣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若闕冗畢弃至則坐談彌積 元長王謝子弟乃見及此

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四句 此問在江右尤爲知務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又在元長之下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 伏蒲事謬用始此

孔文舉薦禰衡表 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敝特其氣猶壯

諸葛孔明出師表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 此句對後興復 高明光大之本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此句對後規益 涵養成就之助

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主於遠小人故先以作姦犯科爲言

將軍向寵 此下系不懈于內

親賢臣至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漢後漢各指東西治亂之君而分言之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　攸之等管機密陳震等統庶政任分內外故別而言之後但言攸之等者內職諸臣專以成就君德爲務震等乃代理留府事皆惟公裁決也

臣本布衣　此下承忘身于外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至以告先帝之靈　收第三節

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　收第二節

陛下亦宜自謀至深追先帝遺詔　收第一節

咨諏善道　四字對開張

察納雅言　四字包規益

曹子建求自試表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注引呂氏春秋云云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

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按秦本紀蜚廉子季勝之後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由此爲趙氏蜚廉子惡來之後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以其栢翳後邑之秦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然則秦固嘗爲趙矣不特爲其同祖也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 此文可匹出師表而文彩辭條更爲蔚然世以令伯表仰希蕃相者非知言之選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 先疏後親事與堯反

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 通親親自致意

近且婚媾不通至殊于胡越 承人道絕緒

今臣以一切之制至常有戚戚具爾之志 承禁固明時

臣伏自惟省至實在陛下 因致其忠中間包親親在內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至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鹿鳴謂明

帝棠棣謂蕭王代木謂宗族蓼莪謂太皇太后四年崩

若降天地之施三句　應則天

今之否隔至末　又從親親中帶結自致意

李令伯陳情事表旣無叔伯至形影相弔　先明無人可代

本圖宦達至有所希冀　又明非有僞託以解逋慢之責

庶劉僥倖二句　報劉

臣生當隕首二句　報國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　收責催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此文亦學蔡中郎讓高陽侯表

身登三閣宦成兩宮　注引晉令曰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按所謂臺閣者此也唐之鳳閣鸞臺則當爲閣字

重蒙陛下愷悌之宥　注陛下謂成都也按此表自上惠

帝非成都也觀表首稱陪臣可見是時士衡從成都在鄴下魏郡太守治鄴故詔書下魏守守復遣丞授之耳兼以表末便道之官等語証之其義尤明李注恐誤

五情震悼　方氏韓文舉正云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引五情震悼句爲証然顏魯公祭姪季明文震悼心顏只作悲悼也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至燕祭齊廟　得體

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至多有過望　從加恩孫氏子孫引入語便易入

伏見平吳之初至欲封其墓　又舉詔書以見事之相符

二君私奴多在墓側　按堅傳云還葬曲阿不知何以吳令請之後讀吳主傳大書太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其在吳無疑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與二王不平詞多激烈其才氣頗銳

是以前後二漢至可爲寒心者也　觀元規之意非志存退讓但欲以箝天下之口耳

東京六姓　注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順烈梁后桓思竇后靈思何后按六姓并馬氏言之章德桓思本一姓也馬光亦自殺

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　意指二王言之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亦自遒健

殷仲文解尚書表　情詞亦自曲盡

于時皇輿否隔　謂桓玄刧以西上

傳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敘致曲折復自遒緊季友章表故有尊長猶有東漢風味　若使宋不代晉則讀此文者有不感激涕下者乎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質直詳盡

內難亦薦　內難謂劉毅劉籓諸葛長民司馬楚之也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彥昇表章此篇頗健不減傅季友也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豈宜妄加寵私至授受交失　六句似彈文不似讓表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勢門上品　謂王暕

英俊下僚　謂王僧孺

字思晦　注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按碑亦有誤然則歐公謂據碑可以証史者未盡合也

李斯上書秦始皇　戰國之文楚人頗工為辭李斯本楚

產故其文華艷而文選錄之為祖師云

竊以為過矣　一句折倒截斷以下歷舉用客之利見不當逐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至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今字對前昔字只昔字今字對照兩大段文字前舉先世之典以事証後就秦王一身以物喻即小見大于人情尤易通曉也

必秦國之所生以下至佳冶窈窕趙女不列于側也　漢以後文字筆力必不能若此馳騁所以飾後宮以下一意翻作兩層

夫擊甕叩缶至適觀而已矣　反覆洄漩

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應明過矣前動以利此怵以害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己之節不可變王之聽不可偏只

二意反覆言之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忠信在士無不報不見疑則在王二句包下二層意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注張晏曰不敢斥王也按下文皆言爲左右所排非避指斥也左右謂勝詭之徒

皆信必然之畫至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　此言已所以見憎左右之故

今人主能去驕傲之心至無愛于士　此言王所以使左右得伸其象之由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簡當深切章奏當以此爲準矱

枚叔上書諫吳王　頗似老子

夫以一縷之任至闇不容髮　語語危竦

任彥昇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昉啟　昉一作君呂延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摸者因而錄之按六朝諸集書

啓多作君啓君白之語吕說得之下文君于品庶之君同

沈休文奏彈王源白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宋大明五年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當時與工商雜戶爲婚益有明禁後所謂黜之流伍也

風聞東海王源　風聞言事本此

豈有六卿之胄至于事爲甚　此風于今爲甚管庫謂爲吳郡正閣主簿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若仲宣之擅漢表至斯皆然矣　答今之作者云云

伏想執事不知其然至罔所以殊絕凡庸也　答好人譏彈云云

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言特未更孔子刪定耳

若此仲山周旦之疇　注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甫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按定是一時誤使

君侯忘聖賢之顯迹三句　答壯夫不爲云云

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至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答劉力

上國云云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　答惠子知我云云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若乃邊境有虞至非其任也　暗入

自已即後所云展其用也

往者孝武之世至則徐生庶幾焉　賓主錯綜

但欲保身敕行不陷有過之地　對前不愼其身

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　注引梁典云是任昉之辭按

梁書邱遲傳以此牋爲遲作與梁典異

李少卿答蘇武書　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斷乎無

是　即自從初降一段便似子卿從未悉其降北後事者

其爲擬托何疑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功大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罪小不察

當享茅土之薦　蔡邕獨斷云漢興惟王子封爲王者得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不立社此言當享茅土之薦故是後人語也況漢法非軍功不侯丞相封侯始自公孫弘之恩澤博望裂土事由導軍茅土千乘之云雅殊事實燕王上書亦以楊敞無勢爲搜粟都尉相提言之可知武雖守節無緣得侯自唐以後承用多誤若夫定陵之侯乃出亂政不容相難也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　以下言推賢進士非己責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以下辨用流俗之言爲非得已而兼以抒其憤懣

僕少負不羈之才　言不合禮法也注謂材質高遠不可羈繫者非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以下言已非平日不愼于接物

重爲天下觀笑三句　結上起下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以下言已亦非隨俗流轉不自樹立顧自有足以垂榮百世者欲少卿知其心之所存勿責望以不師用其言也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　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者比耳注迂謬

僕竊不遜　猶言當仁不讓耳注非

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　少卿所謂用流俗之言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　打轉前文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此書在建武中興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誤矣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筆殊健

魏文帝與吳質書　按魏志質時爲元城令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至此子爲不朽矣　先賢行狀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與箕山之云爲合若文章志之云則幹嘗出而仕矣且文帝言其著中論二十餘篇而文章志止言二十篇皆不足據　七子之文獨推中論可謂知輕重

旣痛逝者行自念也　横插此句爲年行長大以下伏脉

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　與子建並稱曹劉以此譽也

但爲未及古人　其未及古人建安能者自知明矣

年行已長大至良有以也　德薄位尊年長才退所以彷徨歎息也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氣燄殊非阿兄敢望

僕少小好爲文章　言少小者非謂自少篤好蓋言故吾

非今吾也是以篇末又引子雲壯夫不爲之語
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　不閑者不可加以妄譽不逮
者亦不畏其妄毀樂相知之譏彈異流俗之好尚此作者
自信于心者也
敬禮謂僕至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言吾自得潤飾
之益後世讀者孰知吾文乃賴改定耶今人多因相字誤
會失本意矣改定猶言改正定亦改也虞松定五字義同
如今人解則與卿何所疑難句意不相貫屬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蓋以仲連屬德祖
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　鄭康
成解論語云雖執鞭之賤職吾亦爲之耶叔明引周禮秋
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辟趨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非湯武薄周孔不過莊氏之舊
論耳而鍾會輩遂以此爲指斥當世赤口青蠅何所不至

然適成叔夜之名矣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黃門不男者也癸辛雜志引佛書甚詳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自是大才不減孔璋其源出於辭賦故雅麗過之
飲馬南海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按此書尤鄙倍委巷小人語何事引之然杜子美自平篇中却採用收珠南海四字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雞鳴戒旦　至良不可度　後人行役詩百方翻騰不越此數語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孝標不能引短推長見惡武帝淪抑宂散而其文章錄于副君之選蓋當時是非之公如此其難泯君父莫之奪也　孔坦臨終與庾亮書亮報

書致祭古人雖一書不以存没異也　此似重答劉書之序

值余有天倫之戚　當是其兄孝慶云亡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昔唐虞既衰　陶唐既衰而後有劉累衰字有本

孔德璋北山移文值薪歌于延瀨　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值被裘公事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皆非陛下之意也三句　先釋其驚恐下乃復喻以自反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至以不教誨之過　既得伸其使指又不重以驚恐則國體無損民怨亦徐弭矣

悼不肖愚民之若此　得體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因贓假位　假一作買范書宦者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 至 翊衛幼主 紹不聽郭圖沮授言天子在曹陽去鄴甚近不肯奉迎乃爲曹操所先及見詔書每下有不便于己者始悔其失故檄中極意彌縫之

操因其未破 至 厥圖不果 後漢書注引獻帝春秋云操引軍渡河託言助紹實欲襲鄴以爲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倉

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 至 可不勗哉 收得竦切有力亦以彌縫不奉迎天子之謬也

檄吳將校部曲 文甚凡冗何事濫存

五道並入 按使征西將軍至擁據庸蜀本是一道所以斷蜀之援吳也不應拆而爲二樓船橫海直指吳會乃是二道吳郡會稽地皆濱海故分命舟師從海道入耳注誤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 至 能負析薪 後漢書黨錮傳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當是叔英也虞仲翔父名歆爲日南

太守周泰明是周昕字周榮會稽典錄作周林吳夫人傳注中引典錄名騰吳範傳及注中作滕

鍾士季檄蜀文　當時事勢固然筆力却無過人處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今割齊民以附夷狄至不識所謂此皆假以諷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至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以武帝而復爲此言所謂諷一而勸百也

且夫王者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者也　此寓亦當與民休息之意應前天下晏如句

宋玉對楚王問　此文見于新序　氣燄自非小才可及

東方曼倩答客難上觀許由四句　上觀許由天下不貪也下察接輿從政不殆也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有子胥之强諫亦能爲范蠡之早退也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二句　不知權變收前後感于

大道計功而不道其常也
揚子雲解嘲　詞古義深子雲文如此篇固退之所當遜
避進學解不能及也　本之東方之體然恢奇深妙過之
故有造蕭何之律至末　此借以自寓己所抱者唐虞三
代之道不可時施則甘守吾元也
班孟堅答賓戲　麗過于揚其氣質則遠不逮要非崔蔡
所及　此體止于賓戲而裁達旨應間釋誨得之
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　退之餘事作詩人本此
昔者咎繇謨虞二句　對下夷惠孔顏
般說夢發于傅巖四句　對下陸董劉揚
近者陸子優游至法言太元　此所友也
辨章舊聞　下章也
皆及時君之門闈二句　時君則但及門闈言不用其身
也先聖則深究壼奧言不限其進也

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至孔終篇于西狩　此所師也

賔文不間和氏之璧四句　全其質

不知其將含景曜三句　發其文

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八句　此則一藝故不爲

漢武帝秋風辭　洪洲靜語云武帝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雎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詞中物色考之曰木落雁南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爲正十一月即夏正九月詞作于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爲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　呂延濟注佳人謂群臣也

陶淵明歸去來　雖去騷人已遠而詞旨超然自覺塵埃不到

田園將蕪胡不歸　一篇波瀾從田園二字生出

奚惆悵而獨悲　悲與樂首尾相應

三徑就荒　至　撫孤松而盤桓　敘其所得于園者

眄庭柯以怡顏　朱子語錄載張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顏眄讀如俛讀作盼者非此說甚異當更考之　秦少游詩昔同裴博士酌酒俛庭柯

策扶老以流憩　中山經龜山多扶竹傳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之扶老竹

雲無心以出岫　至　撫孤松而盤桓　因物起興生出下段其出也無心其還也不改感王室之將微願守其後彫之節也

農人告余以春及　至　感吾生之行休　敘其所得于田者西疇之西當讀爲先卽農服先疇之畎畝也西與先古通用　木欣欣二句因物起興又生出下段

富貴非吾願　本不足願何待世之遺我哉

聊乘化以歸盡二句　親戚琹書有待而樂也乘化歸盡復何待哉　淺言之而銷憂深言之而樂天庶幾其不爲形役者歟

孔安國尚書序　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詳明典核此先儒之說經也

將令學者原始要終至然後爲得也　數語非好學深思者不能道可爲讀書要訣

賈景伯父子至未有潁子嚴者　賈逵父徽字元伯授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潁子嚴名容陳郡人皆見正義

故余以爲感麟而作至爲得其實　此說最穩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　世說注此序及劉注卽太冲所自爲蓋托之勝流以重其價也按太冲賦序其卒章曰聊舉一隅攝其體統歸之訓詁則注明是太冲所爲又魏都注

或云張載今文選中仍題劉逵參差不合孝標之言未爲無據　此序結處竟沒收煞

石季倫思歸引序　此曲有弦無歌至末　琴曲之不必諧乎律呂自晉以來則然觀此引可見矣

陸士衡豪士賦序　當時之體然懇切動聽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二句　驚心動魄之言

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　時王豹致箋于冏亦引周公流言爲戒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亭林云季春之月辰爲建巳爲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爲病愈爲巳亦此意也周公謹癸辛雜志以爲戊己之己者非按古人上丁上辛皆取十幹亭林之說疑非亦本之仲遠　劉昭續漢書禮儀志補注云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蓋此二會及右軍之臨河敘皆一時偶修也　顏王二序皆出班張　顏

猶有制主則以夸以麗欲以掩顏而轉見學究宋齊文格不止判若商周也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序記雜文遂與辭賦混爲一途自此作俑其藻愈肥其味愈瘠使人思顏之妙

昭華之珍旣徙二句　序禪代新妙

虎視龍超至兆難得而稱計　并用賦家音節可謂不善變矣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　任筆爲有重名亦以在當時稍爲質健特不能離去俗格故高出有限耳大略昭明輩猶思上追元嘉也　直是一篇四六行狀　屢提得字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主用相得也

故世必有聖智之君二句　一結

休徵自至至末　因之諷喻　漢書是時上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文各有體此固須也不得以浮靡薄之

揚子雲趙充國頌　百餘字耳敘致詳贍可爲後人法戒所以爲作者

史孝山出師頌　文雖曰頌其實刺也隲先敗冀西再敗平襄辱國數弃議棄涼州稱引古烈所以愧之太后臨朝不加之罪反迺拜爲大將軍失政刑矣末又深著天子餞念渭陽使自知其非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

況我將軍至功銘鼎鉉　羌之初叛揭木負柴非勍敵也故但言其遠且不過鼓無停響旗不蹔褰則勞而無功更在言外下便歸本渭陽鋪陳薦錫之隆所謂具文見意

我出我師至路車乘黃　前止敘授鉞出餞平樂并于此詳之此作者位置之妙微旨攸存也

劉伯倫酒德頌　撮莊生之旨爲有韻之文仍不失瀟洒自得之趣眞逸才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平陽樂道至亞跡蕭公　爰淵爰

嘿謂清淨寧一也從學問說到武功結句收轉亞跡蕭公即位次而相業亦自在其內

曲逆宏達　孔氏雜說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文選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當是五臣注也按漢書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于曲遇破之小顏注曲音邸羽反遇音顒文選緣此遂讀曲爲區句反且忘遇之爲顒而讀爲遇其失甚矣又後書郡國志章帝醜其名改爲蒲陰則當讀如本字審矣

規主于足二句　作贊用此等語恐未高雅

覘幾蟬蛻二句　不類

矯矯三雄至舍禍取禍　注三雄謂韓信彭越英布按信越誅夷于此贊中總見此文章變化處

王信韓孽至寧爲亂亡　韓信盧綰合爲一贊

奄有燕韓　兼勃平燕王盧綰及擊破王信下晉陽兩事言之

滌穢紫宮　按周勃傳臣無功請得除宮二句乃東平侯興居語勃無此言自乃與太僕滕公以下云云皆敘興居事與勃無涉注誤引也滌穢句蓋謂勃之能誅諸呂以清宮禁之亂乃文帝未至以前事故下繼云徵帝太原耳注中勃曰以下數語皆可刪

陽陵之勛至俾亂作懲　傅寬靳歙合爲一贊

無知叡敏至唯生之績　魏無知隨何合爲一贊

紀信誑楚至後嗣是膺　紀信周苛合爲一贊

皇媪來歸　按高紀但云歸太公呂后無歸媪之文善注未詳何據惟項羽傳中有歸漢王父母語皇媪句殆本之此耶然高祖母實已先亡無留楚及來歸事高紀十年太上皇后崩一條下如晉二說辨之甚核羽傳本不可據也晉氏旣定高紀中載太上皇后崩一事於文爲長則羽傳中母字其誤無疑矣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序平原厭次人也　地理志平原郡富平縣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小顏注本傳云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于此致疑斯未通也或漢初本名厭次中更富平至明帝乃復其故中間曲折失其傳耳厭一涉反又一琰反

魏建安中　建安猶是漢年漢雖守府烏可系之魏耶誤無疑也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贊勝士衡高祖功臣頌序亦激昂晉代之佳者贊雅質勝陸然陸其變化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　致命謂與鄭泰何顒謀誅董卓垂就而覺卓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卓死得免也

魏志九人　不及幼安當以其不得而臣也

司馬長卿封禪文　符命諛佞之祖

非唯雨之至懷而慕思　本之以功德善其始也

上下相發至末　仍申之以規戒善其終也

顧省闕遺　非謂不封禪也

揚子雲劇秦美新上覽古在昔至而能亨祚者哉　此數語即劇秦中帶起美新意貞明若古者是也此解若古作順字義

帝典闕者已補二句　并帶漢家

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　此即本相如泰山梁父設壇望幸之語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　舊一作奮前言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此言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雄蓋以自負也

班孟堅典引　靡而無實故味不長然自一時之極思也

系不得而綴也　起引字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至光藻朗而不渝耳　襯出典字頂

誥誓來

乃始虔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將絣萬嗣至用而不竭　此數語是引

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四句　應誥誓所不及收轉典字

于令升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字宋人定爲干

晉紀總論　平允失裁

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至豈不哀哉　此段直用過秦腔

子

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以上說民情風教以下

忽說取天下當積德累仁假落不清

昔周之興也至如此之纏綿也　敘周事亦過于煩

而其妃后至有純一之德　此段對後宮貴主放恣而言

然其段落不清

然懷帝初載至末　以下致亂極思治之意

淳耀之烈未渝　司馬氏重黎之後也故云

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中與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此說疑出緯書

逸民傳論　此篇抑揚反覆殊有雅思可以希風班孟堅也

處子耿介至多失其中行焉　言王氏二姓篡竊義憤遠引斯爲得中若亂世晦君遽同作者則已過也

同乎作者　注引論語注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按七人之列有石門儀封人焉則隱于下位如陳實者亦高士也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注休文修宋書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按有宋文章

靈運爲冠故系之耳

若夫平子艷發 至 久無嗣響　司馬以後平子尤爲秀出特舉斯人固是眞賞

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詩品以公幹配陳王而子意獨在仲宣及得此論益歎休文權衡之審

緜旨星稠 至 事極江右　謂對偶漸盛也

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浮聲切響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

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　胡廣當作匡衡以前後漢書攷之可見注家無改正者若伯始亦當作稚圭

晉魏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以上論恩澤以下論佞倖

賈誼過秦論　自首至尾光燄動盪如鯨魚暴鱗于鮫目之中燭天耀海

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不弱

皆明智而忠信　不愚

于是廢先王之道至陳利兵而誰何　以攻之道爲守

天下已定至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頓挫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至遷徙之徒也　跌宕

材能不及中庸　愚之無益

率罷弊之卒　弱之無益

試使山東之國至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又一層勢乃紆餘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收出過字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二句提綱

是以北狄賓洽三句　即帶起人瑞

班叔皮王命論世俗見高祖興于布衣至幸捷而得之

此段皆指挂隗囂之說乃論所由作也注引囂語惜不詳

著題下

若乃靈瑞符應至非人力也　讖起于哀平新莽遂以符命篡盜故並舉瑞應以折之

曹元首六代論　注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按冏係中常侍兄叔興之後　從馬之秦楚之際月表班之諸侯王表議論中來段成式語貧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按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憤孤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爲己地至身沒而元首以貽曹爽歟

晉書曹志傳武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

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
足以爲審可無復疑按允恭最稱好學豈有先王所作必
待尋按目錄乃定是非且素知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證明
待帝再問耶或緣此論于司馬氏後事有若燭照方身立
其廷恐以先王遺訓致招猜忌故遜詞詭對耳觀其累吏
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知
其晦跡遠禍非一事矣至異日爭齊王攸不當出藩則又
依然淵源此論而爲晉效忠者也　反覆痛切其才力亦
當不減過秦

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　此轉無滲漏

兆發高祖　謂東南有反者豈汝耶

尾同于體猶且不掉況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明辨

至乎哀平至豈不哀哉　晉之代魏已如燭照

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至而僥倖無疆之期　轉接緊湊

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齊王芳正
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爲嘉平元年春曹爽誅滅魏祚遂爲
司馬氏所據
嵇叔夜養生論　晉書阮种傳云弱冠爲嵇康所重康著
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今此文無之殆不止一篇
李蕭遠運命論雖仲尼至聖至而莫敢間其言　蘇子瞻
韓文公廟碑變化此段文意却自瑰奇
顏冉大賢　注冉求字子有按此謂仲弓非子有也
以關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　二語已盡情變
陸士衡五等論使其竝賢居治至則過有深淺　竝賢兩
愚合五等與郡縣言之注失其意
劉孝標辯命論　全篇多有激之談收束惜惜德音乃殊
莊叟乎談蕩而不歸也
廣絶交論　文中子見此論曰惜乎磬任公而毁也任公

于是不可謂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蓋雲雨翻覆雖賢者亦難以情揔理遣也噫

范張款款于下泉　注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按七哀所謂下泉非及泉也注贅

馳騖之俗至其流五也　此段尤爲痛快

寄命瘴癘之地　瘴三國志皆作障周靖云本是山嵐之氣後人乃轉爲瘴字

陸士衡演連珠曰薄星迴首是以百官恪居至以要克諧之會　似是可否相成之義注未昭暢

利眼臨雲首　注引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于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按玉川月蝕詩出于此

尋烟染芬首　似是服子規矩律吕之説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能盡以約所以爲大手

朱旗絳天　注引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按此書乃不知見于何書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冒頓對高老上對文非

苟下語

崔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　仁之施也

陸佐公石闕銘　序亦規摹元長前頌武功故爾辭費銘

非極工能構形似

戴記顯游觀之言　戴記之名本于此

潘安仁馬汧督誄　簡汰其半則遒烈矣

顏延年陽給事誄　合後陶徵士誄及祭屈原文觀之殆

過其詩

陶徵士誄南岳之幽居者也　南岳謂廬山

糾纆斡流　注何異糾纆纆字當作纆乃節錄鵩賦中語

非還與纆為韻後人謬改耳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殷淑儀當時傳爲義宣之女

此言毓德素里蓋諱之也

翼訓姒幄贊軌堯門　廢帝不悉翼訓贊軌之義故幾于

見汰

世覆冲華　謂晉陵王子雲

潘安仁哀永逝文　會悲引泣文以情變

重曰已矣至末　結得變惟悲之甚故不得已爲是言也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無繁長語

方江泳漢載謠南國　言其在江陵時也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　八字故自一篇體要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懷豐沛之綢繆兮　蕭氏陵在

武進故云豐沛

繼池綍于通軌兮二句　太祖紀云梓宮于東府前渚升

龍舟

始協德于蘋蘩兮　謂歸自潛邸也
哀日隆于撫鏡　注引西京雜記云云按于時佛法未入
中國安得身毒寶鏡爲甲觀之佩明是六朝人附會之書
也撫鏡當引明帝覩陰后鏡奩中物事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伯喈朱公叔謚議優于此文
稟命不融　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陳太邱碑文臨沒顧命　顧命古人通用不避
文爲德表範爲士則　魏志鄧艾傳作文爲世範行爲士
則非是
王仲寶褚淵碑文頻作二守　注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
騎常侍丹陽尹按晉書丹楊郡丹楊下注云丹楊山多赤
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木審矣惟唐以來潤州丹陽乃作陽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　簡栖之名當作屮古文左字也
步中雅頌驟合韶濩　注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

以養耳按三語撿禮記不得蓋今日所見又非唐初之本
矣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稷契身佐唐虞至神基與極
天比峻　規模宏遠
都會殷負至曾何足稱　當時吳郡奢靡已爾
牛酒日至至夷歌成韻　此等敘致後人那能彷彿
方欲振策燕趙至侍柴蓋于咸陽　一振勢有起伏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摯允才淑閫德斯諒　被出而
有斯語無愧者尠矣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御服行狀之文自蔡中郎以來皆
華而無實唐梁肅李華獨孤及權德輿輩欲變而未能至
昌黎而始一洗其習劉又稱爲諛墓特一時相譏之言細
讀諸碑誌此言非實也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漢書高紀求賢詔書曰詔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云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後則太常議謚史官紀事皆取之首行必書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汩亂也

爰造九言 至 申炯戒于兹日　敘致實事使人不復可曉亦一蔽也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文曰吾婕妤伎人 至 學作履組賣也

百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此建安十四年作銅雀臺時令也奈何猶有不從其治命且至狗鼠不食其餘者乎

雖龍飛于文昌　文昌卽操所自謂吾其爲周文王也注非

憤西夏以鞠旅 至 彌四旬而成災　按此言操以西征無功發憤疾作與魏志不同蓋諱之也諸葛武侯正議云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

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以此互証知武侯之言也信

援貞吝以悲悔　貞謂持法吝謂小忿怒大過失注非

既睎古以遺榮信簡禮而薄葬　魏志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所謂遺累薄葬也

謝惠連祭古冢文合葬非古四句　他人意所不到處所謂波瀾老成也

義門讀書記第五卷

文選 雜

先君子捐館都門雲龍年甫九齡藐無知識插架萬卷一時雲散囊中著述耗矣無存既長恨不能讀父書輒思綢羅遺帙冀綿先志於一綫因偕族兄子未有讀書記之葺而從兄祖述慨然以剞劂爲任時隨事遷僅畢六卷賫志未逮憗焉傷之年表蔣君硏溪杜門汲古孳孳不倦蓄意博採先人微言大義嘉惠後學蒐討有年由經史而下錄成一十八種不惜重貲盡付開雕雲龍讀之終編感深以泣竊嘆墜緒茫茫吾子孫既弗克世守其業獨賴通門賢者廣其傳於斯世能不悲夫因雪涕而書諸卷尾男雲龍謹誌

吳郡鐵瓶巷王景桓鐫

# 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

曾祖思佐生員妣楊氏

祖應登生員妣陸氏

考棟生員妣陸氏吳氏陳氏

先生諱焯字屺瞻蘇之長洲人其先有某者元元統間以義行旌門先生取其事名書塾學者因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横發及長博學強識敦氣節善持論名重吳中康熙之二十四年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名後進其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愼自持見事不符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絶於翁復干徐之怒至辨訟於大府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方莫不聞四十一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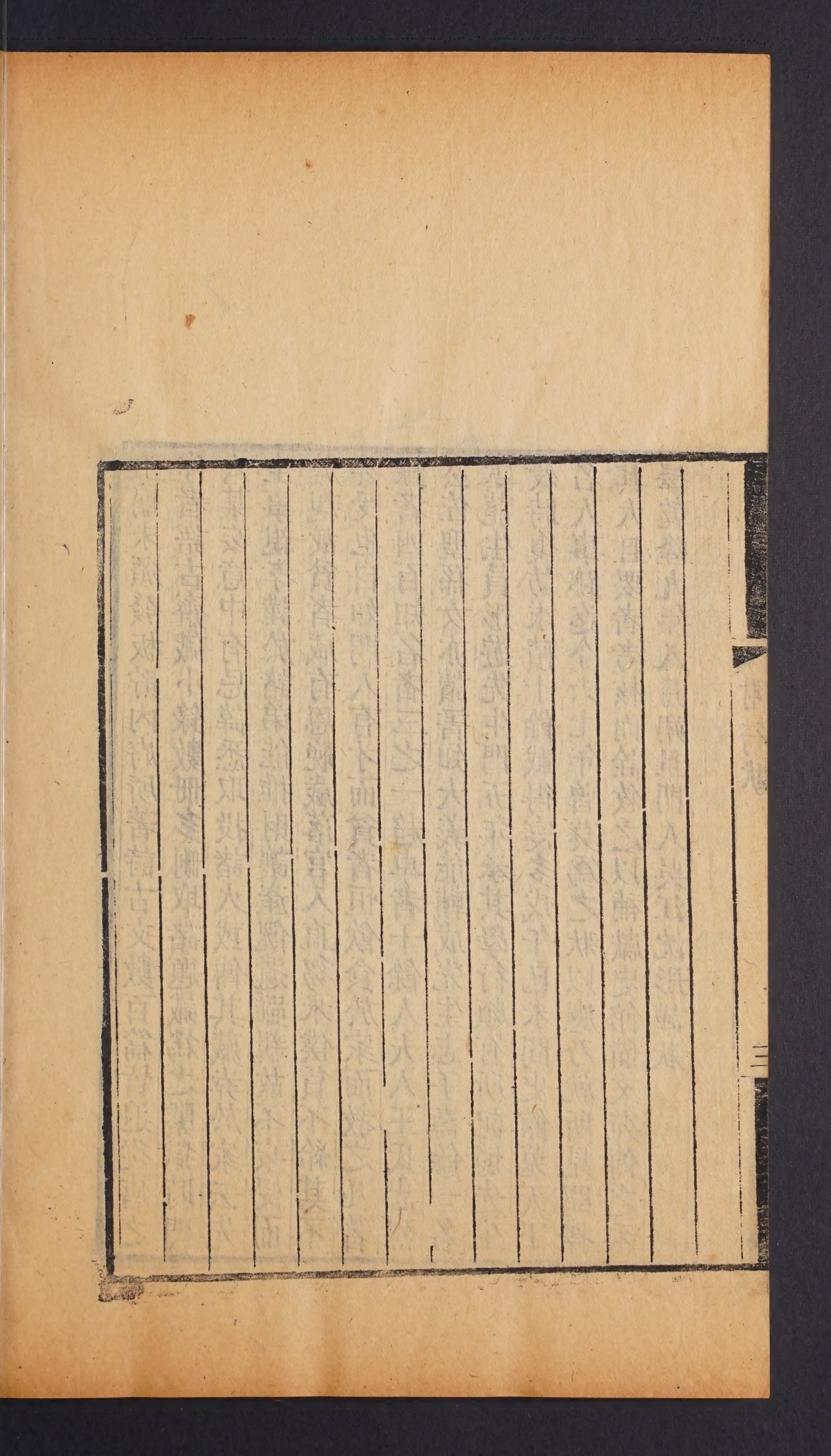
聖祖南巡駐涿州　名直隸巡撫李先地語詢草澤遺才

李公以先生薦遂　名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
下第復　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辭　命侍讀皇
八子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　旨再教習三年
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
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安溪相國遊得
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
勸勵其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藴爲著文之根本
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
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
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誠諄諄以此
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羣籍擇所載治法之
善者類爲幾編更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
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育才不異諸生時其育
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爲教視昔尤粹云五十

二年冬再以李公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
又明年秋　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　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
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間
有譏笑士大夫著作詬近科文者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厠
辭吳縣令餽金札稾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
先生各據實奏辨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
殿方其被繫也危且不測而先生語言眠食如平常銀鐺
中正襟讀易聲出戶外上奏數百言無一字脫誤守者驚
服及仍直武英殿益感　恩修纂益力嚴寒酷暑不少怠
歷五六年遂致疾疾劇　詔賜醫藥以六十一年六月九
日卒年六十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深可憫

惜遂復原官　特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
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
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密疎隱顯
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
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
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命寫其本付國子監爲
新刊本所取正而凡題識中有論人者必跡其世徹其表
裏論事者必通其首尾盡其變論經時大略者必本其國
勢民俗以悉其利病尤超軼數百年評者之林蓋先生才
氣豪邁而心細慮周每讀書論古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
詳審絕倫若此暇時喜臨摹晉唐法帖所作眞行書並入
能品
聖祖嘗命書朱子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　命即鋟
板會

上崩未須發板貯內府所著詩古文數百篇皆追從唐之
作者語古齋識小錄數冊多刪取諸題識爲之繫獄時門
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云先
生事親孝謹於諸弟能推財讓產餽遺雖親故不妄受而
於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不
妄受也自如門人有才而貧者恒飮食於家而教之凡著
錄者四百知名者三之一超卓者十餘人夫人王氏忠烈
公佐聖孫女亦讀書知大義能輔成先生志子壽餘一名
雲龍生員彤遊先生門五年承其學行頗有所記憶先生
歿時復訪求積十餘載得寖多戊午已未間史館蒐天下
名人事跡迄今六七年曾莫爲之狀以應乃就所見聞擇
其大且要者考核而詮敘之以補獻史館備文苑傳之采
擇乾隆九年八月朔旦門人吳江沈彤謹狀



# 義門讀書記 陶靖節詩 一卷

長洲何焯屺瞻

時運山滌餘靄宇曖微消 二句含下風字

榮木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斯人豈徒頹然自放者耶

贈長沙公族祖 族祖二字衍雖同出大司馬而已在五服之外服盡矣長沙謂淵明爲族祖也傳寫誤衍二字閻百詩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係於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遂謂侃乃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詩敘中長沙公於予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大字當作右即漢高時功臣舍也云云按顏延之陶徵士誄云韜此洪族抑彼名級可證此詩序中大司馬斷指士行非漢初開封侯陶舍以右司馬從高祖訛右爲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云傳文昭明誤讀命子及此二詩乎

命子於赫愍侯六句　前漢書高祖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擊燕代侯子夷侯青嗣

亹亹丞相　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孝景二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免

在我中晉　漢季稱東漢爲中漢此中晉所本也

尙想孔伋庶其企而　字之求思企孔思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　欲其勝父眞如孔思也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末句警儆幷自悼也

歸鳥雖無昔侶衆聲每諧　隣曲妻孥雖不如中朝舊侶爲多才然眞趣則相入也

游不曠林宿則森標　不曠林而森標則深潛山澤物色不至已起末二句

形贈影　此篇言百年忽過行與草木同腐此形必不可恃尙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神釋　此篇言縱欲足以伐生求名猶爲願外但委運以全吾神則死而不亡與天地俱永也

日醉或能忘二句　對首篇

立善常所欣二句　對次篇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道喪向千載四句　上二句一揚下二句一抑

從我潁水濱　魯兩生不肯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爲箕潁之遊也

乞食感子漂母惠二句　雲起龍驤非我所處矣

銜戢知何謝二句　胷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收斂不盈廛　毛詩一夫之居曰廛

連雨獨飲　句句折

移居春秋多佳日首農務各自歸　插此句起結處
此理將不勝　言勝絕惟此也
和劉柴桑歲月共相疎　我棄世世亦棄我也
和郭主簿藹藹堂前林首遙遙望白雲二句　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
皆遜詞自晦耳
與殷晉安別　方熊曰殷已爲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晉
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題卽有意
語默自殊勢　不曰出處而曰語默公之遜詞也
悠悠東去雲　東下
良才不隱世二句　應語默
贈羊長史愚生三季後二句　托意非常
得知千載上六句　言僅以書知之餘迹向者未之見也
九域甫以一二句　逸興高騫　義熙十三年八月平姚



鄙

擁懷累代下二句　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武羅於羿浞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其難言之隱也

歲暮和張常侍窮通靡攸慮四句　民生多以愁苦自賊若自以年至氣衰窮通不一關其慮久矣然亦有撫己慨然者則冉冉老至修名不立也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近瞻百里餘　應前望字

巽坎難與期　巽坎以代風水謂下連用風浪字也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二篇發端皆自言躬耕非始志下半篇則申時不可爲不事伯朝之本趣

屢空既有人　言已不足以當之也即下章難逮之意詞有輕重下字尤工

即理愧通識二句　自詭通識而至喪節乃吾所羞也正言若反

瞻望邈難逮二句　此謂道不可行聊爲農以沒世也

雖未量歲功二句　妙絶　仍不一於憂貧故言近旨遠

行者無問津　此句寓遯世之意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微雨洗高林二句　奮迅出塵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形迹憑化往四句　形骸猶外而況華軒所以遺宇都盡而孤介一念炯炯獨存之死靡它也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遙遙沮溺心二句　本非沮溺之徒而生乎晉宋之交避世之心乃若與之符也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衰年逝巳老二句　似此老而好學故有年逝未乖之喜

飲酒·衰榮首邵生瓜田中二句　先世宰輔故以邵平自

比

達人解其會四句　邵平可遊蕭相之門淵明何妨飲王宏之酒在我皭然不滓則衰榮各適而不相疑也

積善首九十猶帶索四句　當年壯時也今都下語猶爾言老彌戒得則壯盛之厲節可想所以使百世興起也

此又自言其可得而同不可得而雜

道喪首有酒不肯飲　直是有人不肯做之託詞耳百年幾何奈何不及時自立也

持此欲何成　惜其情而不反則是忘其性也

結廬首欲辯已忘言　辯字與前問字相應

在昔首恐此非名計　恐墜固窮之節也

顏生稱爲仁首　前後自作客主志士不忘在溝壑則陶公篇末所自矢也裸葬猶可又何枯槁之恨哉

死去何所知二句　曲折頓挫

有客首規規一何愚四句　張睢陽有言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不明大義則醒者何必愈於醉也

少年首敝廬交悲風四句　謂不見治平也

子雲首有時不肯言四句　可得而親不可得而離所以待王顏輩也

羲農首終日馳車走六句　終日狂馳則汩沒聲利將貽名教之憂所謂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又不若沉飲者反與眞淳之意差近矣此反言以激之也

止酒　昔昏而今明故曰將止扶桑涘

述酒　此詩眞不可解

責子　老夫耄矣子又凡劣北山愚公竟何人哉此責子所爲作也

總不好紙筆　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陶士行後人遂爲原伯魯之子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嘆於天運如此

也

天運苟如此　國亡主滅何暇復恤子孫爲門戶計故歸之天運也

有會而作　後半言蒙袂揚目者誠過然斯濫可戒當以固窮爲師也

斯濫豈攸志　攸亦所也變文作對

蜡日　梅多用一枝未有用一條者

擬古日暮天無雲首　似詠懷

少時壯且厲首伯牙與莊周　鍾期與惠施陶公所自託也

種桑長江邊首　此言下流不可處不得謬比易代

柯葉自摧折　倒裝句

雜詩人生無根蔕首　金源劉從益和陶詩以此篇合榮華難久居爲一篇日月不肯遲合我行未云遠爲一篇

丈夫志四海首　歎老嗟卑則常自托於志在四海於是冰炭交戰至死不悟吾知空名爲無益故不知老之將至而目前莫非眞樂也　行路難中有一篇用其意

罇中酒不燥　燥字新　只將孔北海語易一字

憶我少壯時首　沉着痛快中年人讀之始覺味長

無樂自欣豫　妙妙與值歡無復娛反對

日月不肯遲首素標插人頭　險語

代耕本非望首　拙生失其方自謂謀道不謀食也

㛹娟松標崖首　舊注東坡和陶詩無此篇

詠貧士　詩以言志君子固窮七篇皆自道也

萬族各有託首　孤雲自比其高潔下六篇皆言聖賢惟能固窮所以輝曜千載迥立於萬族之表不可如世人之但見目前也

凄厲歲云暮首　患難不失其常　陳蔡見圍仲尼不疑

吾道之非況止於飢乏何爲不追古人而從之乎

榮叟老帶索首　非獨遠於人情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宜以榮期原思自居求無媿於仲尼而已如子貢所以告二子者姑舍是可也

安貧守賤者首　死生不改其操

非道故無憂　貧賤不以道得者不去陶公誠造次顛沛必於是者矣

袁安門積雪首　苟求富樂則身敗名辱有甚於飢寒者故不戚戚於貧賤但恐修名之不立也

採莒足朝飡　莒疑作稆後漢獻紀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注云稆音呂與穭同

仲蔚愛窮居首　自言事在詩外有不易其介者俟後人論其世而知之

昔在黃子廉首　妻子不撓其慮　言終不爲妻子所累

貶節而復出也

詠二疏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此千載心期也

離别情所悲四句　洗發

詠三良箴規嚮已從　含下厚恩

臨穴罔惟疑　惟思也

詠荆軻心知去不歸二句　抑揚三致

讀山海經玉臺凌霞秀首　王母自謡耳豈爲周王亦自道一譚一詠與世俗了不相關也

迢遞槐江嶺首落落清瑶流　當作洛洛清瑶流按山海經槐江之山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注水流下之貌淫音遥

夸父誕宏志首　妙在縱其詞以夸之後人不窺此妙也

餘迹寄鄧林二句　其爲夸也死猶不悟

精衛銜微木首　周益公云宫和末臨漢曾紘謂形夭無千歲當作形夭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証甚明已而再味前

篇專詠夸父事次篇亦當專詠精衛不應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似未可憑矣按尤延之所開山海經作形夭

桃花源記　此文極古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　曰邑人則先世固所謂彼都人士者也

詩嬴氏亂天紀　謂以十月爲正舉一端以概其餘也

雖無紀歷誌　與亂天紀相對兼收足遯世

怡然有餘樂二句　暗藏淳字　於何勞智慧世外之淳也彌縫使其淳名教中之淳也

